

900
900
24

北京師範學校

中國人物傳選

800
96.8
20

臺北師範學校

絕
版
書



900
960.
24

校學範師北臺

陳啟天選輯

中國人物傳選

中華書局印行



陳啓天選輯

中國人物傳選

中華書局印行

登記總號	338	
分類號數	900	960
書碼	24	
民國46年4月 日收存		

敘例

我要編輯這部中國人物傳選的用意，大約有以下兩種：

第一、我認定一國的人物是一國歷史和文化的一種產物，同時又是一國歷史和文化的一種動力。一國有什麼樣的歷史和文化，便要產生什麼樣的人物；同時也可說一國有什麼樣的人物，也可推進什麼樣的歷史和文化。由此可知人物與歷史文化的相互關係非常密切，簡直可以說人物是歷史和文化的具體表現。我們生在中國，我們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應有相當的了解，是做國民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已有五千年之久，我們有什麼捷徑可使我們易於了解呢？依我看來，那便莫若從具體表現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中國人物身上去求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不過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見於廿四史中的已經成千成萬，不見於廿四史的人物還不在少數。一部廿四史已不知從何看起，還要看廿四史以外的人物傳記，那不是一件很艱難的事體嗎？我們要補這個難題，幫助一般人從本國人物的精神和事業上以求了解本國歷史和文化，只有將中國歷史上比較重要的人物，從廿四史以及其他記載中編輯起來，成爲一部集子，既便購求，又便閱讀。——這是我編輯這部書的一種用意。

第二、我認定一個國家要圖振興，必須先行振興民族精神；要振興民族精神，又必須先行提示民族精神的象徵。民族精神的象徵，最要的，自要推本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本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替我們建立了地大物博的國家，綿延了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形成我們的民族意識，加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原來我國的民族自信心，是很強盛的。不幸近數十年來漸次墮落，墮落到現在，至自認為劣種，自甘為廢民，甚至不惜為漢奸，可謂痛心之至！我們要挽救民族的墮落，復興民族的精神，必須將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提示出來，使每個國民心目中都有所嚮往，有所崇拜，漸次養成一種偉大精神，為國家的生存奮鬥，為民族的光榮努力！因此我將中國歷史上比較偉大的人物搜集了一部分，供國民的參觀，以至景仰，仿行。雖然這些人物不必個個都偉大，但各有各的偉大處，足以鼓舞我們振興民族精神。——這是我選輯這部書的又一種用意。

我認定了以上說的兩種用意，便準備開始選輯；不過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多得很，究竟選那些人呢？這是一個大難題。梁任公先生曾有一種擬議：想從文化的觀點，在中國全部歷史上，選出一百個人物做代表，新替每個代表人物做篇專傳，號為「百傑傳」。這不是一人或一時所能做好的。他所擬百傑傳的主要人物目錄如下：

一、思想家及其他藝術家

(1) 先秦時代：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2) 漢代：董仲舒，司馬遷，王充；

(3)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鳩摩羅什，道安，慧遠，智顓，玄奘，慧能，澄觀，善道；

(4) 北宋：張載，程顥，程頤；

(2) 南宋：朱熹，陸九淵，呂祖謙；

(6) 明代：王守仁；

(7) 清代：顧炎武，黃宗羲，朱元瑜，顏元，戴震，章學誠。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業家

(1) 皇帝：秦始皇，漢武帝，東漢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清聖祖，清世宗，高宗；

(2) 實際政治家：周公，子產，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孫文，蔡謬；

(3) 羣衆政治運動的領袖：陳東，張溥；

(4) 民族向外發展的領袖：張騫，班超，王玄策，鄭和。

三、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

(1) 文學家：戰國，屈原；漢賦，司馬相如；三國，五言詩，曹植，建安七子；六朝，五言詩，陶潛，謝靈運；六朝，駢文律詩，庾信，徐陵；唐詩，李白，杜甫，高適，王維；唐詩文，韓愈，柳宗元；唐新體詩，白居易；晚唐，近體詩，李商隱，溫庭筠；五代詞，南唐，後主；北宋詩文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北宋詞，柳永，秦觀，周邦彥；北宋女文學家，李清照；南宋詞，辛棄疾，姜夔；元明曲，王實甫，高則誠，湯顯祖；元明小說，施耐安，曹雪芹。

(2) 藝術家：原從略。（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六章）

此外還舉了許多次要的人物，總共約略一百人上下。如果完全照他的「百傑傳」擬目去選輯，又有幾種難題：第一本書的篇幅，以有一定的限度，無法全部容納；第二，原有的史傳，或過長，或過短，不能篇篇表現每個人物的特殊精神；第三，這個擬目中的人物，不一定個個人可以喚起民族精神，與本書用意不合；第四，原有的史傳如高僧傳中的鳩摩羅什等的傳記，乃用一種特殊文辭，不合於普通人閱讀；第五，在此擬目外的人物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甚至如荆軻等，都有一種特殊精神，可以鼓舞國民，宜於入選。因此我選輯這部書時，雖曾用這個擬目做藍本，而為顧全以上種種問題，不得不大加損益，損益的標準，大體依據以上兩種用意，而兼顧及篇幅與文辭，共選得傳四十九篇，一篇所傳人物自一人至四人不等，總計五十六人，附見於各傳的尙不在內。茲就此五十六人粗略分為數類如下：

第一類政治家爲周公，管子，越王勾踐，商鞅，趙武靈王，秦始皇，張良，諸葛亮，王猛，韓琦，司馬光，王安石，張居正，胡林翼，曾國藩，李鴻章，共十六人，大都是成功的。

第二類思想家爲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卿，申子，韓非，鄭玄，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孫奇逢，顧炎武，顏元，王夫之，黃宗羲，戴震，譚嗣同，共廿一人，大都與中國的文化 and 學術有深切的影響。

第三類軍事家爲孫子，吳起，廉頗，項羽，班超，岳飛，戚繼光，史可法，共八人，大都爲名將。

第四類文學家爲屈原，杜甫，韓愈，歐陽修，姚鼐，共五人。

第五類史學家爲司馬遷，班固，共二人。

第六類特行者爲藺相如，荆軻，文天祥，共三人。

第七類科學家爲徐光啓一人，最先介紹西洋科學入中國的。

由這個粗略的分類看來，第一類至第三類的人物已選入的較多，第四類至第六類的人物未選入的尚不少；惟第七類科學家只能尋出徐光啓一人，聊備一格。這是中國人物的一個大缺陷，無庸諱言。不過近廿年來埋頭研究科學的也漸漸有人，例如詹天佑對於鐵路工程的成就，以及近人對於地質、生物、心理和考古的貢獻；再過二三十年，必定可以產生一部分科學家來補足這個歷史和文化的缺陷。

最後，我再將選輯本書的體例扼要條說如下：

一、本書主旨在藉歷史上的物了解本國文化，喚起民族精神。

二、本書所選各傳，大都取之正史；正史所無或失實者，乃採他書，或全錄，或節錄，均注明來源於篇首。

首。

三、正史傳記所分本紀、世家、列傳等體裁，本書一律改爲傳，不加區別。

四、本書各傳原書多無段落，無標點，編者詳爲校讀，新分段落，加標點，以便閱者。

五、本書各傳傳主生卒年代，多依梁燦編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及吳榮光著歷代名人年譜，註明

於篇首。此兩書不詳的，則依古書考訂；無從考定的，註明「不詳」；或可考定的，註明「待考」；尙有異議的，加一「約」字於生或卒字之上，以示區別。生卒年代，除註明原來年號外，又依劉大白編的五十

世紀中國歷年表加註與民國紀元相距的年代，以便悉其遠近。

六、本書各傳的排列，大抵依年代爲先後，故何人在前，何人在後，一閱目錄，便可瞭然；但一篇有兩人以上合傳的，則不必盡如此，須加分辨，免致錯誤。

七、各傳中所插圓圈內之數字爲註解之記號；註解附印各篇之後，可依此數字依次查閱，藉省讀者另查他書之勞。

八、原傳爲何人所作已確知的，註其姓名於篇名下；尙未確知爲何人所作的，則標出原書的主編者，而於其姓名下加註「等」字，以示區別。

九、本書成於倉卒，選輯校讀，或有不當，尙望高明教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廿五日陳翊林自敘於武昌。



中國人物傳選

敘例

周公傳

司馬遷

.....一

管子傳

司馬遷

.....六

孔子傳

司馬遷

.....九

越王勾踐傳

司馬遷

.....二八

孫子吳起傳

司馬遷

.....三七

墨子傳

孫詒讓

.....四三

商鞅傳

司馬遷

.....五一

老子莊子申子韓非傳

司馬遷

.....五七

孟子荀卿傳

司馬遷

.....六三

趙武靈王傳

司馬遷

.....六七

屈原傳

司馬遷

.....七六



廉頗藺相如傳 司馬遷

八一

荆軻傳 司馬遷

八五

秦始皇傳 司馬遷

九二

項羽傳 司馬遷

一〇八

張良傳 司馬遷

一二八

司馬遷傳 班固

一三八

班固傳 范曄

一五四

班超傳 范曄

一五九

鄭玄傳 范曄

一七一

諸葛亮傳 陳壽

一七七

王猛傳 房玄齡等

一九〇

杜甫傳 宋祁

一九七

韓愈傳 宋祁

二〇一

韓琦傳 脫脫等

二一三

歐陽修傳 脫 脫等……………二二四

司馬光傳 脫 脫等……………二三二

王安石傳 脫 脫等……………二四七

程顥程頤傳 脫 脫等……………二五八

岳飛傳 脫 脫等……………二六八

朱熹傳 脫 脫等……………二八九

陸九淵傳 脫 脫等……………三〇八

文天祥傳 脫 脫等……………三一二

王守仁傳 張廷玉等……………三二一

張居正傳 周聖楷……………三三四

戚繼光傳 張廷玉等……………三四七

徐光啓傳 張廷玉等……………三五四

史可法傳 張廷玉等……………三五六

孫奇逢傳 趙爾巽等……………三六五

- 顧炎武傳 趙爾巽等……………三七〇
- 顏元傳 趙爾巽等……………三七四
- 王夫之傳 趙爾巽等……………三七八
- 黃宗羲傳 趙爾巽等……………三八一
- 戴震傳 趙爾巽等……………三八六
- 姚鼐傳 趙爾巽等……………三九一
- 胡林翼傳 趙爾巽等……………三九五
- 曾國藩傳 趙爾巽等……………四〇九
- 李鴻章傳 趙爾巽等……………四三一
- 譚嗣同傳 梁啟超……………四五二

中國人物傳選

周公傳

司馬遷

節錄史記魯世家。周公生年待攷，卒於周成王十年，即民國紀元前三〇一七年。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

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惴惴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讜，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

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襄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註解】

「一」史記爲漢司馬遷所作，後世列爲廿四史之第一種；魯世家，史記一篇名。「二」盟津，亦作孟津。津名，在河南孟縣南，今

曰河陽渡。

「三」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縣南。

「四」牧誓爲周武王伐紂在牧野誓師之辭。

「五」鉞，音越，斧也。

「六」釁，血祭也。

釁社，謂殺牲以祭廟神也。

「七」箕子，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周武王滅殷，箕子率五千人，避至朝鮮而君之。至高麗肅宗時，命

搜訪箕子之墓而祀之，即今平壤之箕子陵也。

「八」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周武王弟也。

「九」少昊，古帝之號，名摯，修太昊之法，故

曰少昊。虛，所居之處也。曲阜，今縣名，屬山東。「一〇」謬卜，錯卜也。「一一」秉，執也。璧圭，爲古諸侯朝會符信之物。「一二」史策，記

事之官。

「一三」元龜，大龜也。古之寶物，用以卜吉凶者。

「一四」屏，除去也。

「一五」金縢匱，以其匱用金緘也，故名。

「一六」瘳，音

抽，病瘳也。

「一七」強葆，即襁褓。襁，闊八寸，長八尺，以縛小兒於背者。褓，小兒被也。

「一八」畔，與叛通，背也。

「一九」踐阼，謂人君嗣

位也。

「二〇」太公望，爲武王之師，亦稱師尚父。姜姓，呂氏，名尚。初約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

「二一

「一」辟，與避通。弗辟，不引退也。「二」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其地卽今淮甸。「三」大誥爲周公誅管蔡之誓師辭。「四」康叔，周成王弟也。「五」微子，名啓，殷紂庶兄，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六」母亦作畝，穎卽穗也。「七」唐叔名虞，周成王少弟也。「八」餽禾爲成王餽禾於周公時所錫之辭。「九」嘉禾，周書篇名。「一〇」鷓鴣，詩豳風篇名。「一一」訓作諄，讓也。「一二」豐，周之舊居，文王廟所在地。「一三」雒，與洛通，地名。「一四」成周，地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一五」匭，首窳，謹敬貌。「一六」蚤，與爪通。「一七」多士，周書篇名，周公所以告誡成王者。「一八」毋逸，同上。「一九」中宗，名太戊，殷朝第七代王諡號。「二〇」高宗，名武丁，殷朝第二十代王諡號。「二一」亮闇，音諒暗，亦作亮陰，謂天子居喪也。「二二」謙，喜悅也。「二三」密靖，寧安也。「二四」祖甲，殷朝第二十二世王名。「二五」帝乙，殷朝第二十七世王名。「二六」周官，書名，亦作周禮，傳爲周公所作，實出漢儒僞託。「二七」立政，傳爲周公所定之官制官規，今屬古文尙書之一篇篇名。「二八」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二九」築，拾也。

管子傳

司馬遷

錄史記。管仲生年不詳，周莊王十二年，始相齊桓公。歷四十年，至周襄王七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五五六年，卒於位。

管仲〔一〕夷吾者，穎〔二〕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三〕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四〕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五〕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六〕諸侯，一匡天下，〔七〕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八〕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九〕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一〇〕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一一〕度，則六親〔一二〕固四維〔一三〕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四〕任權衡。〔五〕桓公實怒少姬，〔六〕南襲蔡，〔七〕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八〕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九〕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一〇〕之政於柯。〔一一〕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一二〕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一三〕於公室，有三歸反坫，〔一四〕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一〕及晏子春秋〔二〕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三〕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四〕豈管仲之謂乎！

【註解】〔一〕管仲，名夷吾，字敬仲，姬姓，後齊桓公尊稱之爲仲父。〔二〕顯，水名，源出河南，經安徽入淮。〔三〕鮑叔，字叔牙，姬姓，後

〔四〕糾，爲小白之庶兄。〔五〕進，保薦也。〔六〕九合，言會合九次也。〔七〕匡，正也。一匡天下，猶言天下爲之一正也。〔八〕召忽，

糾之師傅也。〔九〕以身下之，言位居管仲之下也。〔一〇〕多，稱美也。〔一一〕服，言行政也。〔一二〕六親，父母、妻子、兄弟也。

〔一三〕四維，禮、義、廉、恥也。〔一四〕輕重，謂錢與穀之貴賤；貴輕重，謂因其貴賤而調劑利用也。管子有輕重篇言其理。〔一五〕權衡，

謂度量衡也。〔一六〕少姬，桓公姬，蔡女也。桓公與之同游水，少姬蕩舟，因怒之。〔一七〕襲，伐也。少姬忤桓公，公歸之於蔡而未絕，蔡

人嫁之，故伐蔡。〔一八〕包，裹也；茅，青茅也，祭祀所用，向爲楚之荆地所貢。〔一九〕山戎，亦稱北戎，在今河北遷安縣境。〔二〇〕召公名奭，周武王封公於薊，曰北燕。〔二一〕柯，地名，今屬山東。〔二二〕曹沫，亦作曹劌，柯之會，沫以匕首劫桓公，求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後欲背約，管仲以爲不可，終示信於沫。此魯莊公十三年事也。〔二三〕擬，比擬，相似也。〔二四〕三歸，臺名。姑音店，土器也，古時宴享所設之具。〔二五〕牧民，山高乘馬輕重，洵府，皆爲管子篇名。管子爲戰國時人僞託，經劉向刪定者。〔二六〕晏子，春秋傳爲晏子所作，實出後人僞託。〔二七〕小狹隘也。孔子謂「管仲之器小哉」，見論語八佾章。〔二八〕語見孝經事君章。將順，順而行之也，匡救，救正之也。

孔子傳

司馬遷

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四年，即民國紀元前二四六二至二二九〇年，今距其逝世，已二千四百餘年矣。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於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

蕃息，〇〇由是爲司空。〇〇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〇〇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〇〇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〇〇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鄉〇〇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〇〇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〇〇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〇〇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〇〇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〇〇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〇〇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〇〇語樂聞韶。〇〇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

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三〕更立其庶孽。〔四〕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轟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五〕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六〕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七〕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八〕定公十年春，及齊平。〔九〕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十〕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十一〕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十二〕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旃旄羽葆〔十三〕矛戟劍撥〔十四〕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十五〕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十六〕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十七〕歸

而大恐，告其郡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七〕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八〕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九〕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一〇〕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一一〕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一二〕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一三〕二子犇齊，遂墮費。將墮成。〔一四〕公斂處父〔一五〕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一六〕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一七〕矣，盍致地焉？」〔一八〕犁鉏曰：「請先嘗沮之，〔一九〕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二〇〕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二一〕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二二〕如致膳〔二三〕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帳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二〇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二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二三集於陳廷而死，楛二四矢貫之，石弩二五矢長尺有咫二六。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二七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二八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二九配虞胡公三〇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三一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三二，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三三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

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二二}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二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二四}我豈匏瓜^{二五}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二六}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涇涇^{二七}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二八}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二九}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三〇}，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三一}也。」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

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三三〕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三四〕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於戚，陽虎使太子烝，八人衰絰，〔三五〕僞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三六〕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自蒯聩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三七〕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三八〕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三九〕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四〇〕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纒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

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_○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子弟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

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善〕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善〕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善〕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善〕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將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善〕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善〕郁郁乎〔善〕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善〕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

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言〕雒不出書，〔言〕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言〕善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言〕善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言〕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言〕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言〕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言〕推此類以繩當時，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聞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言〕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言〕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

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一〕}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宰^{〔二〕}祠焉。諸侯鄉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三〕}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四〕}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註解】

〔一〕陬音鄒，地名，今屬山東曲阜縣。

〔二〕野合，謂梁紇老而孔子母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今通稱男女私通曰野合。

「三」尼丘，山名，今屬山東曲阜縣。「四」圩頂，謂頂上巖也，即頂上中低而四旁高之意。「五」俎豆，以木爲之，皆古祭享所用之禮器也。「六」五父，地名，在今山東曲阜縣西南。「七」誦，告知也。「八」要，與腰同，絰，喪服所用之麻也。「九」季氏，魯宗族，世執魯政，魯之權臣也。「一〇」與，晉預，參預也。「一一」陽虎，季氏家臣，緇同黜，貶也。「一二」孟釐子，即孟僖子，爲魯桓公之後。「一三」聖人，謂商湯也，商後封於宋，孔子爲宋族。「一四」厲公，弗父何之弟。「一五」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一六」戴武宣，皆前宋君。「一七」三命，命爲上卿也，茲，更也。「一八」僂，偏俯，皆恭敬之貌。「一九」饘，晉旃，粥之厚者。「二〇」南宮敬叔，一說爲盂子之子，即孔子弟子南容也。「二一」史，作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二二」料量平，言料量穀粟，能得其平也。「二三」司職吏，主牛羊芻牧之事。「二四」蕃息，孳生繁盛也。「二五」司空，掌工事之官。「二六」適，往也。「二七」豎子，童子也。「二八」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之人，周守藏室之史也。「二九」六卿，謂范氏中行氏知氏趙氏魏氏韓氏，皆世爲晉卿，故稱。「三〇」陵轢，猶侵陵也，轢，音歷。「三一」晏嬰，即晏平仲也。「三二」辟，同僻。「三三」殺，音古，黑牝羊也，繫，與縲，絻通，謂拘囚罪人，百里奚事，奚爲人虜，秦穆公以五羖皮贖之，授之以政，因號奚爲五羖大夫。「三四」郈，音后，魯邑名，郈昭伯，魯大夫，名惡，鬪雞事，見左傳昭公廿五年。「三五」乾侯，今屬河北成安縣地。「三六」高昭子，齊之大夫。「三七」太師，樂官。「三八」韶，舜樂曲名。「三九」信如，言信如所言。「四〇」尼谿，齊地名。「四一」滑稽，吐詞不竭也。「四二」大賢，古與禮樂者也，息，止也。「四三」先，爲之導引也。「四四」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四五」定公，魯昭公弟也。「四六」土缶，瓦器也，缶，音否。「四七」夔，音遼，如龍一足，罔闕，亦作翹翹，好學人聲以迷惑人。「四八」罔象，青面紅身赤髮之怪物。「四九」墳羊，雌雄不分之

怪物。「五〇」墮，毀也。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越之都也。「五一」專，擅也。得骨一節，其長占車。「五二」致，屬聚之謂。致羣神，謂招聚羣神而祭之也。「五三」防風，古國名，今浙江武康縣。「五四」封禺，皆山名，在今浙江武康縣。「五五」釐，音僖。「五六」儻，有謂爲西南蠻別名之說。「五七」嬖臣，寵臣也。「五八」公山不狃，季氏宰，亦作弗擾。「五九」醒，古釋字。「六〇」公室，指魯君。「六一」陪臣，古代諸侯之大夫對於天子之自稱。「六二」三桓，卽季孫仲孫叔孫氏也。適同嫡。「六三」庶孽，卽庶子。「六四」費，音祕。魯邑名，今山東費縣。「六五」東周，興周道於東方之謂。「六六」中都，魯邑，在今山東汶上縣西。「六七」司寇，刑官也。「六八」平，和好之意。「六九」夾谷，在今山東萊蕪縣。「七〇」司馬，掌軍旅之官。「七一」三等，三級也。「七二」祓，音弗，舞者所執也。「七三」撥，音伐，大楯也。「七四」侏儒，短小之人也。「七五」爨惑，炫惑也。「七六」不若，不順之意。「七七」郕音暹，今山東郕城縣。水北曰陽，山北曰陰。「七八」古以長三丈高一丈爲雉。「七九」三都，謂三家之邑。「八〇」三子，卽指三桓，見注「六一」條。「八一」武子，名宿，季孫行父之子。「八二」公側，公之臺側也。「八三」姑蔑，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八四」成，地名，在今山東泗水縣西北。「八五」公斂處父，成宰也。「八六」粥，同鬻，賈，同價。弗飾賈，不故高其價也。「八七」并，兼并也。「八八」致，得也。「八九」沮之，阻止孔子爲政也。「九〇」庸，猶豈也。「九一」康樂，古舞曲名。「九二」郊，謂祭天也。「九三」牖，音煩，祭祀用熟肉。致牖，言分祭肉也。「九四」屯，地名，在魯之南。「九五」師已，樂師名已者。「九六」羣婢，指齊所遺女樂。「九七」主，謂寄寓人家以人爲主也。「九八」六萬，當是六萬小斗，約當後世二千石。「九九」一出，以示威脅也。「一〇〇」匡，今河北長垣縣地。「一〇一」策，馬鞭也。「一〇二」茲，此也；此，孔子自謂也。「一〇三」蒲，今屬河北長垣縣地。「一〇四」寡小君，當時國君夫人自稱之辭。「一〇五」

- 絺帷，以細葛布所製之帷。〔一〇六〕璆然，玉聲。璆，音求。〔一〇七〕鄉，同向。〔一〇八〕矢，發誓也。〔一〇九〕招搖，得意揚揚也。次乘爲乘車，在後以爲陪從者，參乘謂乘車在右以爲護衛者。〔一一〇〕纍纍，倉皇不得志貌。〔一一一〕朝歌，衛地，屬今河南淇縣。〔一二二〕隼，鷹類之小者。〔一二三〕楛，音戶，木名，可爲矢幹。〔一一四〕矰，音弩，矢鏃也。〔一二五〕古八寸曰咫。〔一二六〕肅慎，國名，屬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地。〔一二七〕方賄，以土產爲貨賄。〔一一八〕天姬，武王長女，大讀如太。〔一九〕虞胡公名滿，始封於陳，以其爲虞舜之後，稱虞胡公。〔二二〇〕展，重也。〔二二一〕故府，謂舊日藏物之所也。〔二二二〕要盟，謂被迫而爲之盟也。〔二二三〕西河，屬衛地，非戰國魏之西河。〔二二四〕朞月，一年也。〔二二五〕佛胥，乃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中牟，屬今河南湯陰縣。〔二二六〕磷，薄也。涅，以黑物染也。淄，黑色也。〔二二七〕菟，兔，喻詞。〔二二八〕蕢，艸器也。〔二二九〕徑，徑，堅執之貌。〔二三〇〕數，謂聲音節奏之法度。〔三三一〕志，樂曲之旨趣也。〔三三二〕望羊，遠視也。〔三三三〕文王操，琴曲名。〔三四〕厥操，琴曲名。〔三五〕陳與陣同，兵陣謂練兵作戰之法也。〔三六〕繞音問，始喪之服。衰經，均喪服。〔三七〕州來，地名，在今安徽鳳臺縣。〔三八〕狂簡，謂狂妄粗疏。〔三九〕公孫翩，蔡大夫。〔四〇〕葉音攝，楚邑，今河南葉縣地。〔四一〕耦而耕，二人並耜而耕也。〔四二〕悠悠，周流之貌。〔四三〕纓，音幼，田家以器覆土也。〔四四〕慙然，失意貌。〔四五〕蓀，艸器。〔四六〕城父，今屬河南寶豐縣。〔四七〕蓋，猶盍也。〔四八〕爲容，曲從以求容也。〔四九〕宰，理財者也。〔五〇〕率，同帥。〔五一〕繪，一作鄗，地名，屬今山東嶧縣。〔五二〕百牢，款客所用牲畜數也。〔五三〕讓，責難也。〔五四〕野哉，粗鄙之意。〔五五〕郎，地名，在今山東滋陽縣。〔五六〕性之，謂生而能之。〔五七〕二十五家爲社，千社卽二萬五千家。〔五八〕

逐，猶遣也。〔一五九〕二代謂夏商。〔一六〇〕郁郁乎，文盛貌。〔一六一〕翕如，盛貌；純如，和貌；皦如，明貌；繹如，聲音相續不絕之貌。

〔一六二〕契，商之始祖；后稷，周之始祖。〔一六三〕衽席，家庭閨房之內也。〔一六四〕關雎，詩國風首篇，爲咏后妃之德之詩。

〔一六五〕鹿鳴，詩小雅首篇，爲宴羣臣嘉賓之詩。〔一六六〕文王，詩大雅首篇，頌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一六七〕清廟，詩頌首篇，祀文王之詩。〔一六八〕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也。〔一六九〕齊同齋，謂祭祀之先齋戒沐浴也。〔一七〇〕恂恂，溫恭貌；辯辯，詳盡之意；闇闇，音銀，和悅而諍也；侃侃，和樂正直也。〔一七一〕蓬巷，黨名。五百家爲黨。〔一七二〕牢，琴牢，孔子弟子也。〔一七三〕河圖，古傳說，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依其文以畫八卦。〔一七四〕雜書，古傳說，大禹治水，理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傳之，以成九疇。〔一七五〕少連，莘姓，東夷人也。〔一七六〕虞仲，周太王次子，避君位而逃。夷逸，周時逸民。〔一七七〕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一七八〕指博，意旨深遠也。〔一七九〕踐土，春秋時鄭地，在今河南滎澤縣。〔一八〇〕河陽，在今河南孟縣。〔一八一〕愍音倭，且也。〔一八二〕覺覺，憂思貌。〔一八三〕心喪，師喪無服而心哀之，故名。〔一八四〕太牢，牛、羊、豕，三牲具也。〔一八五〕中庸，禮記中之一篇，宋人又編入四書中。〔一八六〕陳王涉，名勝，陽城人也。



史記

越王勾踐傳

司馬遷

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生年不詳，卒於晉出公十年，即周定王五年，亦即民國紀元前二二七五年。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勾踐曰：「善。」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萬，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

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
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
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

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

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鄆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鄗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去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離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

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遣

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警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

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註解】

「一」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

「二」櫛李，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

「三」夫椒，山名，在今蘇州吳縣西太湖中。

「四」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

「五」與人，人與也；言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

「六」以地，地與也；言地能財

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

「七」種，姓文，字子禽。行成，去求和也。

「八」子胥，姓伍，名員，春秋時楚人。父奢，兄尚，爲平王所

殺。子胥奔吳，中道乞食。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墓鞭尸以報。

「九」間行，微行也。

「一〇」疥癰，瘡疥傷風小疾，猶言無大

關係也。

「一一」艾陵，地名，在今山東泰安縣南。

「一二」讓，責也。

「一三」而，汝也。

「一四」黃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

「一五」習流，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而任爲卒伍者；一說爲習水戰之兵。

「一六」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一七」姑蘇，

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

「一八」甬東，地名，在今浙江定海縣。

「一九」蜚與飛通。

「二〇」七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

其君；三曰，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獎其志；五曰，遺之巧臣，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

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二□頓刃，築營壘也。□三□目論，猶人眼能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之謂也。□三□陶，今山東定陶縣地。□二四□三錢，虞夏商周之金幣，有赤白黃三等。□二五□艾安，安治也。

孫子吳起傳

司馬遷

錄史記孫武孫臏生卒俱不詳。吳起生年不詳，卒於楚悼王二十年，卽周安王二十一年，亦卽民國紀元前二二九二年。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

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西〕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西〕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西〕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西〕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上，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鹵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西〕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西〕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

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

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註解】

【一】十三篇，孫子兵法之篇數也。【二】而心，汝心也。【三】趣，晉促，急也。【四】徇，巡示於衆也。【五】郢，楚都，故城，在今

湖北江陵縣北。【六】阿，齊地，在今山東東阿縣西。鄆，晉絹地，在今山東濮縣東。【七】黥，刑名，刺字於面，涅之以墨，又稱墨刑。【八】

弟，同第，但也。【九】逐射千金，謂隨逐而射，以千金賭勝負。【一〇】輜車，有衣之車。【一一】捲，與拳通；擻，與擊通；批，擊也；亢，喉也；擣，

衝也；虛，空也。謂擊其要害，攻其不備也。【一二】罷，同疲。【一三】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一四】桂陵，地名，在今山東荷澤縣東

- 北。〔一五〕晉，韓趙魏也。〔一六〕蹇，挫敗也。〔一七〕馬陵，春秋魏地，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南。〔一八〕期，約定也。〔一九〕取，與娶通。〔二〇〕司馬穰苴，爲齊景公將，善用兵。〔二一〕贏糧，謂餘糧也。〔二二〕西河，在黃河西，今屬陝西。〔二三〕大河，卽黃河也。〔二四〕百越，種族名。〔二五〕令尹，楚執政者之稱。

墨子傳

孫詒讓

錄墨子閒詁。墨子約生於周定王初年，卒於周安王季年，蓋八九十歲，即約自民國紀元前二三七九至二二八六年，此乃據孫詒讓所考定云。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擡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鈎考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僂墨子無煖席，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斯其諛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緇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考始末，以裨史遷之闕。

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乙〕彼竊耳食〔乙〕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或曰宋人。蓋生於周定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乙〕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異。又曰兼愛，尙賢，右鬼，非命，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乙〕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乙〕，脛無毛〔乙〕，沐甚雨，櫛疾風〔乙〕，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乙〕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亦道堯舜，又善守禦，爲世顯學，徒屬弟子充滿天下。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弊〔乙〕，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

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古〕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拒人，人亦拒而拒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公輸般爲楚造雲梯〔古〕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古〕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梗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一）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公輸般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

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進墨子，以書社〇〇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〇〇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

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言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身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身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西專政劫君，而囚墨子。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其不祥。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舌〕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註解】

〔一〕墨子卽墨翟，倡兼愛之說，流行頗廣。當戰國時與儒家並稱，孟子稱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二〕太史公，漢司馬談

爲太史，令子遷繼之，皆稱太史公。其說有二：一謂遷尊其父，故稱太史公；一謂太史令掌天文及國史，其職尊貴，與三公等，故稱太史公。

〔三〕攬采，拾取也；攬音準。〔四〕文子，書名。〔五〕班固，東漢人，字孟堅，博通載籍，詳見後本傳。〔六〕公輸班，公輸子，卽魯班，魯之

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墨子作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七〕魯連，卽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

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爲却。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於海上。〔八〕管音罕，壓也。

〔九〕耳食，言得諸傳聞而遂信之也。〔一〇〕繩墨本所以爲直之具；此引申爲規則之意。〔一一〕棄耜，皆爲取土之具。〔一二〕腓，

脛之後面筋肉突出處也，俗稱腿肚。腓，股上小毛也。〔一三〕脛，足莖也，俗謂之小腿。〔一四〕櫛，理髮也；疾風，大風也；櫛疾風，冒大風

也。〔一五〕跋屨，鞋類也。跋與屨同，屨與踏同。〔一六〕皮幣謂狐貉之屬與縑帛之類，古以爲饋贈之禮物也。〔一七〕鉤拒，舟戰之

具也。〔一八〕雲梯，高梯也，爲攻城之具。〔一九〕文軒，華美之車。〔二〇〕襟，衣袖。〔二一〕書社，古制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謂之書社。〔二二〕雍人，官名，掌割烹之事。〔二三〕答，鞭之也。〔二四〕司城皇喜，司城官名，卽司空避宋武公諱改名；皇姓，喜名。〔二五〕虛戾，無人烟也。〔二六〕神仙傳，書名，晉葛洪撰。

商鞅傳

司馬遷

錄史記商君鞅列傳。商鞅生年待考，卒於秦孝公二十四年，周顯王二十一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二四九年，今距其逝世，已二千二百七十餘年矣。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

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驢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

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而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

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涇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載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視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留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

「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言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二四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註解】

「一」中庶子，掌公族之官。

「二」禽與擒通，執獲也。

「三」悻音背，亂也。

「四」邑邑與悒悒通，不安貌。

「五」甘龍，孝公之

臣。「六」相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治罪也。

「七」末利，謂工商也。

「八」初令，新變之

法令。

「九」秦軍得分二十等，大良造即大上造，爲第十六等，左庶長則其第十等也。

「一〇」冀闕，卽象魏，所以記列教令俾衆週知

者，爲古代公布法令之一法。咸陽，地在今陝西長安縣。

「一一」馬陵，地在今山東濮縣北。

「一二」大梁，地在今河南開封縣。

「一

三」五殺大夫，卽百里奚。

「一四」謬謬，直言貌。

「一五」墨墨，昏闇也。

「一六」三置晉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一七」左建

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一八」相鼠，詩篇名，刺無禮也。

「一九」駢脅，肋骨相比如一骨也。駢乘亦作陪乘，

古乘車在車右之人。

「二〇」闔戟，古兵器。

「二一」鄗，邊邑也。

「二二」商於，地在今河南浙川縣西。

「二三」黽池，地在今河南滎

池縣。

「二四」開塞耕戰爲商君書之二篇名。

老子莊子申子韓非傳

司馬遷

錄史記。老子年代聚訟未定。莊子生卒不詳。申子生年不詳。卒於周顯王三十二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二四八年。韓非生年不詳。卒於秦始皇十四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一四四年。此四人除老子待考外。其餘俱戰國時人。而其先後則如題云。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僂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音）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音）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音），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音）指事類情，用剽剝（音），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音）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音）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音）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音）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音）而主刑名，（音）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

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當□□；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

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三爲庖，百里奚四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五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

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註解】

〔一〕苦縣，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東。

〔二〕蓬累，蓬艸隨風轉行貌。

〔三〕罔，同網。

〔四〕綸，釣絲也。

〔五〕矰，音增，矢也。

〔六〕闕，函谷關也。

〔七〕老萊子，古隱士，見列仙傳。

〔八〕細，同黜。

〔九〕蒙，宋邑，故城在今河南高邱縣東北。

〔一〇〕漁父，盜跖，莊、肱皆莊子篇名。

〔一一〕離辭，使辭與事相附麗也。

〔一二〕剗剗，謂駁斥也。

〔一三〕器，用也。

〔一四〕犧牛，純色之牛，祭祀所用也。

〔一五〕孤豚，小豬也。

〔一六〕京，鄭邑，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

〔一七〕黃老，即黃帝、老子，以清簡無爲，君臣自正爲主旨。

〔一八〕刑名，亦作形名，謂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也。

〔一九〕淫淫，奸邪之意。

〔二〇〕介冑，戰士之甲與冠也。

〔二一〕孤憤、五蠹，內外儒說林

說難，皆韓非所著書篇名，見韓非子。

□二□溷，露也。

□三□間，非毀也。

□四□嘗，試探也。

□五□伊尹，名摯，商之賢相。

□二

六□百里奚，爲春秋時秦穆公之賢相。

□二七□嬰，觸犯也。

□二八□礪，音核，深刻也。

孟子荀卿傳

司馬遷

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六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二二八三至二二〇〇年，共享年八十四。荀卿生卒年月不詳，乃戰國末人，其卒約後於孟子半世紀云。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

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一〕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而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二〕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三〕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四〕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五〕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六〕而勉湯以王；百里奚〔七〕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八〕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九〕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一〕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

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言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言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言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言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

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三〕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四〕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五〕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註解】

〔一〕孟子書即指孟子所著孟子七篇。〔二〕放於利而行多怨，爲孔子語，見論語里仁章。〔三〕孟軻，字子輿，鄒魯地，

今山東鄒縣。

〔四〕子思，名伋，孔子孫。

〔五〕商君事見本傳。

〔六〕吳起，衛人，善用兵，先後爲魏將楚相，詳見本傳。

〔七〕孫子即孫

臆，善兵法，田忌，齊將也。

〔八〕萬章，人名，孟子弟子。

〔九〕三驕子，鄒忌驕，衍驕，爽也。

〔一〇〕黎庶，人民也。

〔一一〕終始，大聖皆鄒

衍所著書篇名，已佚。

〔一二〕垠，音銀，涯也，際也，無垠，無涯也。

〔一三〕術同述。

〔一四〕九州，冀青兗荆梁雍豫徐揚是也。

〔一五〕

平原君，趙諸公子，爲趙相，名勝，穰音撤，拂也。

〔一六〕主運，鄒子書篇名。

〔一七〕陳同陣，軍旅之事也。

〔一八〕太王，周文王之祖，邠

音彬，古國名，今邠縣地。

〔一九〕伊尹負鼎，謂伊尹以烹調事于湯，此不過一種傳說，未足爲據。

〔二〇〕百里奚，虞人，貧牧牛，後相繆

公而霸西戎。

〔二一〕先合，猶言先容也。

〔二二〕稷，齊城門名，齊宣王於其下設館招養游士，議而不治，稷下先生即稱此等人也。

〔二三〕驅逐，乘馬之事也。

〔二四〕炙轂，以火炙車之盛膏器，使其流不盡，比喻斃多智，其辯展轉不窮也。

〔二五〕祭酒，官名。

六〕春申君姓黃，名歇，時爲楚相，蘭陵，楚邑，在今山東嶧縣東。

〔二七〕公孫龍孔子弟子，堅白同異之辯，謂所論之名理也。

〔二八〕

李悝，悝音恢，相魏文侯，盡地力，言務農也。

〔二九〕阿，齊地，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坡鎮，吁子名嬰，著有莘子十八篇，尸子即尸佼，著

有尸子，屬雜家。

趙武靈王傳

司馬遷

節錄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生年不詳，周顯王四十四年卽王位，在位二十七年，周赧王十七年傳位於惠文王，赧王二十年卒，卒年蓋在民國紀元前二二〇六年云。

趙武靈王_{〔一〕}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_{〔二〕}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_{〔三〕}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_{〔四〕}四年，與韓會於區鼠。_{〔五〕}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_{〔六〕}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_{〔七〕}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_{〔八〕}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_{〔九〕}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_{〔一〇〕}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_{〔一一〕}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_{〔一二〕}兮，顏若苕之榮，_{〔一三〕}命乎命乎，曾無我嬴！」_{〔一四〕}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_{〔一五〕}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_{〔一六〕}爲野臺，_{〔一七〕}以望齊中山，_{〔一八〕}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_{〔一九〕}而死。趙王使代，_{〔二〇〕}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代之，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

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梳紉，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辜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

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善〕合軍曲陽，〔善〕攻取丹邱華陽。鷗〔善〕之塞。王軍取鄣石邑封龍東垣，〔善〕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善〕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善〕禮畢，出臨朝，大夫〔善〕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善〕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善〕起靈壽，〔善〕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及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

屬義也，曰：毋變而吳音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吳音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吳音也，反北面爲臣，詘吳音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王父及王游沙丘吳音，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吳音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吳音而食之，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註解】

〔一〕趙，戰國時國名。趙與秦同祖，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卽今山西臨汾縣，後爲趙國。武靈王名雍，姓嬴。

〔二〕信宮，在今河北永年縣西十五里之臨洛關。

〔三〕先王，謂武靈王之父肅侯。

〔四〕鄗，在今河北柏鄉縣北，城鄗，築城於鄗也。

〔五〕區鼠，蓋在河

北。〔六〕五國，言魏、齊、秦、韓、楚五國皆彼此稱王。

〔七〕觀澤，在今河北清豐縣東。

〔八〕西都，卽今山西孝義縣地。中陽，在今山

西中陽縣西。〔九〕蘭，在今山西離石縣西。〔一〇〕邯鄲，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十里。邯鄲屬趙。

〔一一〕大陵，在今山西文水縣東

北二十五里。〔一二〕熒熒，光明也。〔一三〕苕，水草名，其花細綠色。榮，草之花也。〔一四〕曾無我嬴，言世人皆不若我姓嬴者

之美好，嬴姓也。〔一五〕內與納通，媿，美女也。〔一六〕九門，趙邑，在今河北橋城縣西北。〔一七〕野臺，在今河北新樂縣西南。

〔一八〕中山，國名，在今河北定縣地。〔一九〕臑，膝蓋骨也。〔二〇〕代，古國名，戰國時屬趙，置代郡，在今河北蔚縣東北。〔二一〕房

子，趙邑，在今河北高邑縣西北。〔二二〕黃華，山名，在今河南林縣西二十里。〔二三〕漳，皆水名。漳水出自山西，經河南河北，入

運河，溢水出自河北磁縣，東北流至獻縣，與滹沱河合。〔二四〕藺，郭狼，郭狼爲藺地外之人種名。〔二五〕林，卽林胡，荏，地名。〔二

六〕胡，林胡，樓煩，皆國名。東胡，烏桓之先，後爲鮮卑。〔二七〕社稷，土穀之神。古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謂國家爲社稷。〔二八〕襄主

卽趙襄子無卹，武靈王之祖也。〔二九〕胡翟，卽胡人翟人，皆古代北方種族名。〔三〇〕寵，貴也。〔三一〕卒世不見，言盡世不見利

民益主之忠臣也。〔三二〕爲敵弱，言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三三〕驚民，驕蹇不馴之民也。〔三四〕禹袒裸國，國策作禹袒入裸國，言入露體之國，則袒衣而入，以合其俗也。〔三五〕不佞，自稱之辭，謙言不才也。〔三六〕試用也。〔三七〕錯臂，謂以丹青錯其臂也。左衽，謂置衽於左也。〔三八〕甌越，地名，卽廣東廣西之地。今謂浙江以東爲甌越。〔三九〕黑齒，謂以草染齒成黑色。雕題，謂刻其肌肉，以丹青題之。卻冠，以皮爲冠也。毳，絨也。紕，縫也。紕紕，謂女工鍼縷之粗拙也。〔四〇〕吳，國名。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四一〕河，黃河。薄洛，漳水之一津名。〔四二〕常山，郡名，在今河北元氏縣西北。〔四三〕上黨，郡名，奄有今山西東南一帶之地。〔四四〕三胡，林胡，樓煩及東胡也。〔四五〕晉陽，地名，在今山西太原縣西。〔四六〕戎，國名，在今山東曹縣東南。〔四七〕係，縛也，困繫也。〔四八〕微，非也。〔四九〕曩，古罪字。〔五〇〕鄒魯，皆國名。鄒在今山東鄒縣。魯在今山東兗州府一帶之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而有奇行之士，則服奇者志不必淫也。〔五一〕辟與僻同。二句言方俗僻處山谷，人皆改易，不通大化，但非無秀才也。〔五二〕寧葭，地名，在中山境內。〔五三〕榆中，地名，卽今綏遠境內黃河北岸之地。〔五四〕致，取也。〔五五〕陘，地名，在今河北無極縣東北。〔五六〕曲陽，趙邑。卽在今河北曲陽縣。〔五七〕丹丘，華陽，鷓，皆地名。丹丘在曲陽縣西北。華陽乃華山之陽。鷓在今河北唐縣東北。〔五八〕石邑，封龍，東垣，皆地名。石邑在今河北獲鹿縣東南。封龍山在獲鹿縣南。東垣在河北真定縣南。〔五九〕雲中，郡名，今自山西之懷仁，右玉，左雲以北，綏遠道各縣，蒙古之一部皆其地。九原，郡名，今蒙古烏喇特。茂明安二旗之地。〔六〇〕廟見，謂登極時祭祖於廟也。〔六一〕大夫，官稱也。〔六二〕相國，宰相之稱。〔六三〕膚施，地名，在今陝西膚施縣東。〔六四〕靈壽，地名，在今河北靈壽縣西北。〔六五〕而，汝也。下二而字同。〔六六〕籍錄也。謂錄之於籍。〔六七〕僊，僊之省字，音壘。僊然，垂貌。〔六八〕訕，音屈。

折服也，卑下也。〔六九〕沙丘，地名，在河北平鄉縣東北。〔七〇〕主父開之，言主父開門而納之。〔七一〕夷，誅滅也。〔七二〕爵，鳥名，通作雀。鷩，音寇，雀子也。

屈原傳

司馬遷

節錄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屈原生於周宣王二六年，卒於周赧王二五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二二五四至二二〇一年，共享年五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

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刊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曠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

兮，一概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諱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〇〇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〇〇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〇〇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〇〇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註解】 〔一〕左徒，楚官名。 〔二〕上官大夫，姓上官，和爲大夫者。或說卽懷王寵臣靳尚也。 〔三〕伐，矜誇也。 〔四〕離騷，楚辭之一。

篇名。〔五〕國風，詩經周南召南至邠風各篇，皆是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而列於樂官，故名國風。〔六〕小雅，詩有大雅小雅，雅者，正也，雅樂所用，故名。〔七〕皜然，潔白貌；滓，汙黑也。〔八〕詳，同伴，詐也。〔九〕丹浙二地，在今河南洛陽縣西。〔一〇〕漢中地，今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等縣地。〔一一〕藍田，今陝西藍田縣。〔一二〕顧猶而也。〔一三〕內與納同。〔一四〕瞻顧，懇切顧念也。〔一五〕漂音泄，浚井去其泥濁也。〔一六〕遷，貶謫也。〔一七〕三閭大夫，楚官名，職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一八〕醜，薄酒也。〔一九〕瑾，瑜，皆美玉也。〔二〇〕察，潔白也；汶汶，黑暗也。〔二一〕溫蠖，猶憤憤也。〔二二〕懷沙，賦名，蓋投水自殺之絕命辭。〔二三〕陶陶，陽盛貌。〔二四〕莽莽，茂盛貌。〔二五〕汨徂，急行而去也；汨音骨。〔二六〕紆軫，屈而痛也。〔二七〕離愍，遭病也。〔二八〕斂音奴，鳥籠也。〔二九〕悟，逢也。〔三〇〕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程，量才試用也。〔三一〕汨羅，江名，在今湖南湘陰縣北，入湘。〔三二〕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俱爲屈原所作楚辭篇名。〔三三〕服鳥賦，賈誼作，所以寄傷感者。

廉頗藺相如傳

司馬遷

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藺相如生卒年月不詳，戰國末周赧王時人，今去其死，殆已二千年云。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戒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

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禮畢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五〕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六〕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註解】

〔一〕晉陽，卽陽晉，先爲衛地，後屬齊，故城在今山東乘氏縣西北。〔二〕舍人，親近左右之人也。〔三〕質，剗刀也。〔四〕章

臺，秦宮名。〔五〕瑕，玉疵也。〔六〕列觀，尋常之宮觀也。〔七〕九賓，贊賓禮者九人也。〔八〕廣成，傳舍名，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也。

〔九〕湯鑊，古酷刑，用以烹人者。〔一〇〕嘻，驚怒之辭。〔一一〕石城，故城在今河南林縣。〔一二〕澠池，今河南澠池縣。〔一三〕

奏，進也。〔一四〕盆傾，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一五〕刎頸之交，猶言生死交也。〔一六〕防陵安陽，今河南安陽縣。

荆軻傳

司馬遷

節錄史記刺客列傳。荆軻生年不詳，以燕王喜二十八年，即秦始皇二十年爲燕刺始皇，不中，死。蓋民國紀元前二一三八年事也。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中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

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君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燕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徧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日，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

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

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宰，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燂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

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
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
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
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
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
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
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
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西）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
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

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六〕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七〕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八〕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九〕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一〇〕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一一〕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復進得近，舉筑扑〔三〕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註解】

〔一〕東郡，魏地，今河北濮陽縣。〔二〕野王，韓地，今河南沁陽縣。〔三〕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四〕批，觸擊之

也。〔五〕振，救也。〔六〕購與構同，謂通好也。〔七〕徽，猶拂也。〔八〕偃行，曲背而行。〔九〕督亢爲燕膏腴之地，在今河北涿縣，定

興，新城固安一帶。〔一〇〕搯，一作抗，謂以劍刺胸也。〔一一〕搯與扼腕同。〔一二〕焯，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鏑也。〔一三〕易水，

水名，在今河北易縣。〔一四〕振懼，攝於威勢而屈伏也。〔一五〕室，謂鞘也。〔一六〕提，擲也。〔一七〕撻，同擲。〔一八〕箕踞，謂曲

兩脚，其形如箕之意。〔一九〕衍水，水名，在今遼東。〔二〇〕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二一〕躡音角，以馬屎燻之，令失

明。〔二二〕扑，擊也。

秦始皇傳

司馬遷

錄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生於秦昭王四十八年，周赧王五十六年，卒於始皇帝三十七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二一七〇至二一一二年，享壽僅及五十五云。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鰲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卽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鰲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鰲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鰲攻魏氏，陽有詭，歲大飢。

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十二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爲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嫖毒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三〕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四〕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五〕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檇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嫖毒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嫖毒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瘝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代之，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七〕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二十七〕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二十七〕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二十七〕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〇〇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〇〇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〇〇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〇〇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

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捐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

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完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僊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自上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_三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緯經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忘，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_三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_三，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彗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

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

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憐，四〇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_{四一}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_{四二}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除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

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彗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

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貳，四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四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四還過吳，從江乘四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侯，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四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輻涼四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輻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

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五】}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善】}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註解】

【一】本紀，記帝王事跡之書，繫其本系而依年月紀其事跡也。【二】質子，以子爲抵押品也。【三】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其

姬善歌舞，爲邯鄲豪家女，有娠而獻於莊襄王，因生始皇。【四】邯鄲，晉甘單，趙都，今河北邯鄲縣。【五】二周指東周西周。【六】囂

有讒，魏邑名，囂音場。【七】彗星後，曳長尾如慧，故名；此星出現，古人以爲不祥。【八】壁死，謂自殺壁壘之內。【九】河魚大上，謂河

水溢，魚大上平地，言遭水害也。【一〇】嫪毐，人名。呂不韋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進之太后爲宦者，與太后通。【一一】咸陽，秦都，

今陝西長安縣，秦孝公始都其地。【一二】鬼薪，秦漢時之刑也；令有罪者採薪，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一三】倍與背同，反也。【一

四】甘泉宮，咸陽南宮也。【一五】蜂準，高鼻也。【一六】大酺，大會飲也。【一七】荆王卽楚王。【一八】六王，韓王安，趙王遷，魏王

假，荆王負芻，燕王喜，齊王建，是也。【一九】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二〇】水德，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始皇因

自謂爲水德。【二一】黔首，謂黑首也，因民髮皆黑之故。【二二】海謂東海。【二三】河，指在甘肅之黃河。【二四】甬道，謂於馳道

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二五〕馳道，天子所行之大道也，廣五十步，三丈而樹。〔二六〕封禪，爲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爲禪於梁父，以祭地，示增廣也。故謂報天地之功，曰封禪。〔二七〕今泰山有「五大夫松」，傳爲始皇所封之名。〔二八〕復，免其徭役也。〔二九〕泗水在今山東境，傳周鼎沈於此。〔三〇〕湘山祠，卽黃陵廟，在今湖南湘陰縣青草山上。山近湘水，故名湘山；廟在山南，故名湘山祠。〔三一〕博狼沙，在今河南陽武縣南。〔三二〕臘，周稱十二月曰臘。至始皇改爲嘉平，因其時有歌謠謂帝若學仙，須以臘爲嘉平，故改之。〔三三〕羨門高聳，皆古仙人名。〔三四〕河南地，今蒙古鄂爾多斯。〔三五〕陸梁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又多處山陸，故名，地在今兩廣。〔三六〕田常卽陳恒，殺齊簡公，立平公，其子孫篡齊。六卿，晉大夫韓、趙、魏、范、中行、知、六氏，皆世爲晉卿，故號六卿。〔三七〕夸，華言而無實也。〔三八〕城旦，罰作苦工，晝伺寇虜，夜築長城也。〔三九〕天極，猶言天文。閣道，星名。漢，天河也。營室，星名。〔四〇〕恬憺，安閒也。〔四一〕中人，太監也。〔四二〕呈，同程；謂日夜有一定程功，不滿不休息也。〔四三〕瀉池君，水神名，因居瀉池而名也。〔四四〕九疑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南，傳爲舜葬地。〔四五〕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禹葬於此。〔四六〕寄磬，言以牡豕寄於牝豕之家，使之生子。男子爲他婦所畜養者，亦以爲喻。〔四七〕烈，美也。〔四八〕江乘，秦縣，故城在江蘇句容縣北。〔四九〕沙丘，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平臺，宮中臺名。〔五〇〕輻涼，又作輻輳，讀如溫涼，臥車也。後因名喪車爲輻輳。〔五一〕三泉，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五二〕羨，冢中神道也。

項羽傳

司馬遷

錄史記項羽本紀。項羽生年待考，卒於漢高祖五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一三年。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獄掾，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

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

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鄴^二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三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四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五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六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七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

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言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言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言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日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三）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四）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五）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六），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七）。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

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一）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二）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三）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四）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五）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

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四等】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四等】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四等】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四等】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書〕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書〕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書〕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書〕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書〕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書〕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書〕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考〕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考〕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考〕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考〕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都，都高奴。〔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考〕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考〕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考〕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考〕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考〕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考〕鄱君〔考〕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考〕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考〕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考〕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考〕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

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書〕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書〕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書〕各就國。

項王出之國。〔書〕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書〕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王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書〕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書〕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

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邳，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

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五〕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六〕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七〕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八〕傳左纛，〔九〕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一〇〕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一一〕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一二〕行收兵，復入保成皋。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一三〕從張耳、韓信軍，諸將

稍稍得出成臬從漢王，楚遂拔成臬。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七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臬，軍廣武。○八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九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一〇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臬。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

成臬，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軍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

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傳東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里，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里，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朝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言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言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言烏江亭長檣船待，○言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百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當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

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暴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二五}曰：「舜目蓋重瞳子。」^{二六}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二七}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二八}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解】^一「下相，秦縣，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二「項古項子國，漢置項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三「櫟陽，在今陝西臨潼縣。」

【四】獄掾，專掌刑獄之官。【五】繇役，服公家之役也。【六】陳涉，名勝，最先起兵滅秦者。大澤，地在今江蘇豐縣。【七】裨將，偏將也。【八】徇，略取也。【九】廣陵，故城在今江蘇縣東北。【一〇】上柱國，楚之尊官名，與相國相當。【一一】蒼頭，謂軍士著青巾也。【一二】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一三】景駒，楚公族，景氏，駒名。【一四】彭城，秦縣，在今江蘇銅山縣。【一五】胡陵，地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一六】薛，戰國時孟嘗君封邑，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一七】居鄆，今安徽巢縣。【一八】楚南公，楚南方老人，識興廢之數，著書十三篇，爲陰陽家。【一九】盱台，即盱眙，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二〇】東阿，今山東陽穀縣之阿城鎮。【二一】與國，通好之國。【二二】李由，李斯子。【二三】碭音唐，秦縣，即今江蘇碭山縣。【二四】鉅鹿，秦縣，今河北平鄉縣。【二五】蟻益，幼蟲也。【二六】見糧，現存之糧，見同現。【二七】枝梧，抵拒也。【二八】假，攝代也，未得懷王命而立之，故云。【二九】

- 壁，軍壘也。〔三〇〕轅門，古者軍行以車爲陣，車轅相向爲門，故名。〔三一〕司馬門，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名。
- 〔三二〕陽周，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胡亥使人殺蒙恬於此。〔三三〕鈇質，斧刀刑具。〔三四〕膠與黓通，殺也。〔三五〕狐疑，懷疑不決也。〔三六〕殷虛，殷故都也，在今河南安陽縣西。〔三七〕新安，在今河南澠池縣東。〔三八〕戲西，戲水之西也，在今陝西臨潼縣東。〔三九〕霸上，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四〇〕子嬰，二世之兄，趙高弑二世而立之。〔四一〕旦日，明日也。〔四二〕鴻門，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其地曰項王營。〔四三〕鯨生，小人也。〔四四〕要，邀也。〔四五〕卻同隙，怨也。〔四六〕項莊，羽之從弟。
- 〔四七〕樊噲，沛人，以屠狗爲業，從沛公伐秦。〔四八〕瞋目，張目而怒之狀。〔四九〕陳平，陽武人，先事項羽，後歸漢，封侯。〔五〇〕小讓，微細之違失。〔五一〕度，料也。〔五二〕楛杓，器名，羹匙之類，言不能多飲食也。〔五三〕督過之，謂責備而加之罪也。〔五四〕豎子，詈人語，猶今北方俗語所請「小子」也。〔五五〕四塞，東函谷關，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五六〕沐猴，獼猴也，獼猴不耐久，著冠以喻楚人性燥暴。一說獼猴雖冠，終不類，喻楚人無遠識也。〔五七〕如約，謂依「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也。〔五八〕巴蜀地，皆在今四川。〔五九〕南鄭，今陝西南鄭縣。〔六〇〕廢丘，今陝西興平縣。〔六一〕高奴，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東。〔六二〕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地。〔六三〕雒陽，今河南洛陽縣地。〔六四〕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地。〔六五〕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六六〕襄國，今河北邢臺縣地。〔六七〕六，今安徽壽縣地。〔六八〕鄆郡，鄆令也。〔六九〕郟，今湖北黃岡縣地。〔七〇〕江陵，今湖北江陵縣。〔七一〕蘄，故城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七二〕臨菑，今山東臨菑縣。〔七三〕博陽，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七四〕南皮，今河北南皮縣。〔七五〕罷戲下，謂在戲水之下各日散歸也。〔七六〕之國，就國之意。〔七七〕無終，今河北薊縣地。〔七八〕三齊，齊，濟

北，膠東也。〔七九〕秦，即關中，以項羽三分其地王秦降將，故稱。〔八〇〕平原，今山東平原縣。〔八一〕夷，蕩平也。〔八二〕北海，今山東昌樂縣地。〔八三〕蕭，秦縣，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八四〕睢水，於彭城入泗水。〔八五〕窈冥，暗也；晝晦，白晝晦暗也。〔八六〕孝惠，惠帝也；魯元，高帝女，封於魯，爲長女，故稱。〔八七〕滕公，夏侯嬰也，爲滕令奉車，故稱。〔八八〕下邑，秦縣，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東。〔八九〕滎陽，今河南滎澤縣地。〔九〇〕敖倉，敖，山名，秦置倉積粟於山上，故曰敖倉，地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北。〔九一〕詳通伴。〔九二〕疽，惡瘡也。〔九三〕黃屋車，天子所乘之車，以黃繪爲裏者也。〔九四〕左蠡，以鸞牛尾所作大旗，置於車衡之左，天子乘輿之制也。〔九五〕成皋，今河南汜水縣。〔九六〕趣，急也。〔九七〕布即英布，本從項羽，高帝使隨何說服漢。〔九八〕脩武，今河南獲嘉縣。〔九九〕鞏，今河南鞏縣。〔一〇〇〕廣武，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一〇一〕俎，廚中用器。〔一〇二〕轉漕，水運糧食也。〔一〇三〕睢陽，秦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縣南。〔一〇四〕鴻溝，今河南之賈魯河，秦始皇引河水灌大梁，謂之鴻溝。〔一〇五〕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一〇六〕固陵，地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一〇七〕陳，古陳國都，地在今河南淮陽縣。〔一〇八〕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一〇九〕垓下，地名，皆高岡絕巖，有聚邑及堤，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一一〇〕閔，歌曲一首也。〔一一一〕陰陵，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一二一〕紿，誑也。〔一二三〕赤泉侯，楊喜也。〔一二四〕辟易，避開也。〔一二五〕烏江，水名，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一二六〕亭長，主亭舍之吏也。橫音蟻，附船著岸也。〔一二七〕周生，周時賢者。〔一二八〕重瞳子，謂目有兩眸子也。〔一二九〕五諸侯，齊，趙，燕，韓，魏也。〔一二〇〕東城，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

張良傳

司馬遷

錄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生年史無明文，以事考之，則約生於韓悼惠王二十三年或以前，卒於漢惠帝六年，即約自民國紀元前二一六一至二一〇〇年云。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覈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

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鱖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

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

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

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暉，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自上將兵而東，羣臣居守，背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四〕尙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嘯啼流涕，上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五〕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六〕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七〕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八〕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九〕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十〕留侯亦云。

【註解】

〔一〕張良，字子房，封於留，故稱留侯。

〔二〕大父，祖父也。

〔三〕淮陽，地名，在今河南淮陽縣。

〔四〕倉海君，東夷君長。

〔五〕客，卽力士也；狙擊，伏伺乘隙而擊之也。〔六〕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圯上，橋上也。圯音詒。〔七〕直，特也，故也。〔八〕濟北穀城山，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九〕太公兵法，兵書名，相傳爲姜尚所作，而實戰國人僞託。〔一〇〕項伯，名纏，字伯漢，後封爲侯。〔一一〕廐將，官名。〔一二〕申徒，卽司徒，音訛轉。〔一三〕潁川，秦郡，地在今河南中南部。〔一四〕轘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一五〕楊熊，秦將，敗歸滎陽，二世使使斬以徇。〔一六〕秦嶢，關名，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南，嶢音堯。〔一七〕啗音淡，以利餌人也。〔一八〕藍田，縣名，在今陝西。〔一九〕子嬰，秦二世兒子，趙高弑二世而立之。〔二〇〕出舍，舍於外，無止宮中之意。〔二一〕霸上，在今陝西長安縣東。〔二二〕襄中，今陝西襄城縣。〔二三〕棧道，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之路也。〔二四〕彭城，秦縣，在今江蘇銅山縣。〔二五〕下邑，秦縣，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東。〔二六〕郟音郤，隙也。〔二七〕橈音鬧，屈抑也。〔二八〕商容，紂賢臣，以直諫被貶。〔二九〕箕子，紂諸父，諫不聽，恐遭誅，佯狂爲奴，紂囚之。〔三〇〕比干，紂諸父，諫紂被剖心而死。〔三一〕鉅橋，倉名，遺址在今河北曲周縣東北。紂厚賦以盈倉粟，武王至，發以濟民。〔三二〕鹿臺，紂聚財之所，遺址在今河南淇縣。〔三三〕輸積，轉運儲藏也。〔三四〕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三五〕固陵，地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三六〕留，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三七〕複道，上下有道，故稱。〔三八〕什方，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什邡縣南。〔三九〕城臯，卽成臯，今河南汜水縣。〔四〇〕殺殺山，隄，隄，在今河南信陽縣，爲戰國要塞。〔四一〕胡苑，牧馬場也，北接胡地，而馬生於胡，故云。〔四二〕渭，水名，源出四川，入陝西，終納洛水至潼關，入河。〔四三〕筴與策同。〔四四〕等夷，猶等輩。〔四五〕輜車，有衣之車，乘之安適。〔四六〕曲郵，地在長安東。〔四七〕用音六，或作角，此四人，卽商山四皓也。〔四八〕矰，矢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四九〕馬邑，今山西朔縣地。〔五〇〕赤松子，古仙人名。〔五一〕白駒，

日影也；隙，壁隙也；喻光陰過去之速。〔五二〕葆與寶同。〔五三〕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爲秦漢時令節。〔五四〕子羽，孔子弟子，字澹。
豪滅明，貌甚惡，而行成君子。孔子見其貌，不料其有君子之行，故有此語。

司馬遷傳

班固

錄前漢書，乃依史記太史公自序而間加增刪者。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五年，約卒於漢始元元年，即約自民國紀元前二〇六三至一九九七年。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犇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聶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蕲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蕲孫昌爲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爲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敍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

於法，則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剝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村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當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上大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

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蒼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

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玉板，〔四〕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五〕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六〕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七〕運行無窮，輔弼股肱，〔八〕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九〕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蕪，〔十〕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十一〕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

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五〕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劾其款款〔六〕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七〕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髮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善」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善」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斷腳，兵法脩列；不韋「善」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善」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善」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

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古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_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註解】

「一」顓頊，古帝名，黃帝之孫。

「二」正，一官之長，重，古帝少昊之子。

「三」黎，顓頊後裔。

「四」程伯爲所封之爵名，程，古國

名，地在秦咸陽東，休甫其人名也。〔五〕少梁，古國名，時屬晉，後爲魏邑，秦取之，更名陽夏，地在今陝西韓城縣南。〔六〕中山，戰國時國，滅於魏，今河北定縣地。〔七〕蒯聵，刺客也。〔八〕白起，秦將，善用兵，以功封武安君。〔九〕長平，趙邑，地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一〇〕杜郵，秦地，在今陝西咸陽縣東，白起與秦相范雎不睦，因賜死，斬亦被害。〔一一〕華池，地名，在今陝西韓城縣西南。〔一二〕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一三〕唐都，漢方士，武帝改正朔，造太初曆，都亦與焉。〔一四〕楊何，菑川人，官至中大夫。〔一五〕建元，武帝始立年號，元封，武帝第六次所改年號。〔一六〕易大傳，爲易繫辭文也。〔一七〕徧循，一律遵循也。〔一八〕儉，檢字之誤，檢，法也，束也。〔一九〕健羨，貪欲之甚也。〔二〇〕八位，八卦方位也。十二度，星之十二躔次，黃帝所創，見爾雅。二十四節，卽立春，雨水等二十四節候也。〔二一〕茅茨，茅覆物也。〔二二〕采，木名，卽今櫟木。〔二三〕土簋，盛飯之瓦器也。〔二四〕土刑，盛羹之瓦器也。〔二五〕糲，粗米；粢，粟也。〔二六〕藜，似蓬，藿，豆葉也。〔二七〕繳繞，猶纏繞，言其不通大體也。〔二八〕無不爲，生育萬物也。〔二九〕窳，空也。〔三〇〕混混，元氣神著之貌。〔三一〕龍門，山名，在夏陽縣。〔三二〕禹穴，禹墓也，在今浙江會稽山。〔三三〕九疑，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舜葬於此。〔三四〕鄉射，古州長於春秋以禮會民於州而射，故名。〔三五〕印管，昆明，皆今四川省地。〔三六〕周南，陝西以東之地。〔三七〕公劉，周始祖，后稷之後，能修后稷，遷居於幽，周自此以興。〔三八〕紬音抽，綴集之也。石室金匱，皆漢時國家藏書處。〔三九〕董生，董仲舒也，漢時人。〔四〇〕受命於穆清，言受天命清和之氣也。〔四一〕重譚，更譚其言以明之，款叩也，言叩塞門而來服也。〔四二〕季陵，李廣孫，征匈奴，兵敗降，遷言其忠，武帝下遷腐刑。〔四三〕縲紲繫罪人之索。〔四四〕至於麟止，武帝元狩之年獲麟，遷作史記止於是年。蓋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遷竊以孔子自比也。〔四五〕玉版，爲刻文字之用。〔四

六〔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四七〕兵權，卽兵書也。遷沒之後，亡，禧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卽河渠書也。鬼神，卽封禪書也。〔四八〕轂，車輪中心圓木也。〔四九〕股肱，自胯至膝曰股，自肘至腕曰肱，言爲君之左右耳目也。〔五〇〕扶義，謂仗義也。倣，卽個倣，猶言不羈也。〔五一〕莪，六莪也。〔五二〕名山，爲古帝王藏策之府也。〔五三〕鍾子期，春秋楚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子期死，伯牙鼓琴絕絃，謂世無賞音者。〔五四〕隨卽隨侯。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啣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和卽下和，周時楚人，嘗得玉璞於楚山中，獻之，厲王以爲詐，刖其左足。武王時復獻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卽位，抱璞哭，王使玉人琢之，果得寶焉，名曰和氏之璧。〔五五〕由夷，卽許由，伯夷，皆古之隱士。〔五六〕宮刑，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五七〕爰絲，名盜，漢人，文帝時爲中郎將，數直言極諫，與鼂錯有隙，會七國反，盜請誅錯以謝之。〔五八〕鬪茸，猥賤也。〔五九〕旃裘，旃同氈，旃衣，羊裘，胡人所着服也。〔六〇〕款款，意有所欲也。〔六一〕睚眦，張目忤視也。〔六二〕鬻，音替，剃也。〔六三〕榜箠，杖刑也。〔六四〕西伯，文王也。紂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而爲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後被紂囚於羑里。羑里卽羸里。〔六五〕李斯，秦相，楚上蔡人也。二世時爲趙高所誣害，腰斬咸陽市。〔六六〕彭越，漢初功臣。初事項羽，後率兵歸漢，多建奇功。及天下定，封梁王，後有人告其謀反，夷三族。淮陰侯，漢韓信之封爵。韓信爲楚王，人言其謀反，高祖用陳平計，僞遊雲夢執之，封爲淮陰侯。〔六七〕鄉與，向通。〔六八〕絳侯，周勃之封爵名。〔六九〕關三木，言以木製之刑具，加於劉手足三處也。〔七〇〕季布，楚人，項羽將，數窘高祖。及羽滅，高祖購之千金，布潛匿於魯朱家。〔七一〕灌夫，漢潁陰人，字仲儒。武帝時淮陽太守。後與丞相田蚡不相能，嘗於蚡處使酒罵坐，爲蚡所劾，坐死。〔七二〕財與裁通，下同。〔七三〕臧獲，奴婢也。〔七四〕屨音阨，困也。

「七五」左丘，卽左丘明，春秋魯太史，作左傳及國語。「七六」不韋卽呂不韋，秦相，因與太后通，始皇十年免職，謫遷於蜀。不韋爲相時，使客著書，號曰呂氏春秋。「七七」孫子卽孫臏，與龐涓同學，涓嫉其能，以法刑斷其兩足，臏乃著兵法書。「七八」浮湛，謂隨俗浮沉也。「七九」據，拾取也，經傳謂六經三傳也。「八〇」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長於詞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八一」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八二」詩大雅有尹吉甫所作烝民之詩，以「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美宣王，蓋以此讒遷之受刑也。

班固傳

范曄

節錄後漢書。班固生於漢建武八年，卒於永元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八八〇至一八二〇年。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尊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時，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椽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

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云。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
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
躬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
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
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
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
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
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
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
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
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
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
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

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四〕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五〕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六〕淫侈之論。

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七〕初，大將軍竇憲〔八〕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於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九〕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壘壘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

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註解】

【一】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百家，謂諸子也。舉成數而言。【二】永平，後漢明帝之年號。【三】東平，漢東平國。

治無隴，在今山東東平縣東二十里。蒼，劉蒼，光武帝第八子，封東平王。明帝時在朝輔政數歲，多所隆益。章帝時尊禮益重，諸王莫與爲

比。【四】驃騎，將軍之名號。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下。【五】奏，進也。記，書也。【六】蠶，蟻本字。私以蠶蠶，言自己如蠶蠶之小也。【七】

服膺，猶言存之胸中也。【八】簡，分別也。白黑簡心，言白黑分明於心也。【九】負薪，賤人也。【一〇】幕府，軍旅出征，居然常所，以幕

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後世凡行政官之記室，皆謂之幕府。【一一】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一二】二句言舜舉皋陶，湯舉伊

尹。【一三】廟堂，謂宗廟也。【一四】司空，官名。漢改御史大夫爲司空，與司馬司徒並列三公。掾，音硯，古佐貳官之通稱。【一五】京

兆，郡名，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祭酒，古時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後因以爲官名。管

馮，京兆人。【一六】扶風，郡名，後漢治槐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李育，字元春，章帝時拜博士，詔與諸儒講論於白虎觀，爲時通儒。

【一七】杜陵，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一八】韋賢，鄰人，以詩敎授，兼通禮尚書，號稱鄰魯大儒。昭帝時封扶風侯。平當，字子思，以

明經爲博士，哀帝時爲丞相。孔光，字子夏，明經學，舉爲博士，爲御史大夫丞相者再，奉公守法，大公無私，爲世所稱。翟方進，字子威，從博

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後累擢丞相，封高陵侯。【一九】督郵，官名，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二〇】秉事，猶言服務也。

【二一】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二二】涼州，今甘肅省。從事，佐吏之稱。

各州自行辟除者如文學從事武猛從事等，概稱從事。〔三〕卜嚴卽卜莊子，春秋時魯人，好勇而孝母，戰屢北，母死，一戰而勝齊，恥前之北，自殺死。〔二四〕弘農，郡名，今河南洛陽以西至陝縣皆其地。功曹史，官名，爲郡屬吏，掌選舉功勞。殷肅嘗與晉馮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二五〕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二六〕屈原，字靈均，楚大夫，納忠於楚，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詳本傳。〔二七〕信，音申，仲也。〔二八〕咨嗟，太息也。〔二九〕班彪，才高而好述作，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以繼史記太初以後之闕。〔三〇〕顯宗卽後漢明帝。〔三一〕圖讖，占驗之書也。〔三二〕詣，至也。詣闕，謂赴天子之闕庭也。〔三三〕校書，謂校勘書籍，後卽以名官。後漢以蘭臺令史典校祕書。〔三四〕蘭臺令史，官名，秩百石，掌書劾奏。〔三五〕睢陽，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官名，長也。如縣長曰縣令。〔三六〕長陵，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四十里。〔三七〕司隸，官名，漢置司隸校尉，主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役，兼督大姦猾。東漢時，權甚重。〔三八〕郎，官名。〔三九〕平林，地名，在今湖北隨縣。新市，地名，在今湖北北京山縣東北。〔四〇〕公孫述，茂陽人。王莽稱帝，述自立爲蜀王，後被夷族。〔四一〕太初，漢武帝年號。〔四二〕建初，後漢章帝年號。〔四三〕相如，司馬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壽王，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國君也。〔四四〕後漢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西都爲賓。〔四五〕永元，後漢和帝之年號。〔四六〕寶憲，字伯度，平陵人。滅北單于，威震朝廷，拜大將軍。〔四七〕居延塞，在今甘肅西北境。〔四八〕呼韓邪，漢時匈奴單于，時匈奴內亂，呼韓邪乃求助於漢，民衆漸盛，國中亦安。〔四九〕中郎將，官名，位亞於將軍。〔五〇〕私渠海，地名。〔五一〕贍，豐富也。〔五二〕臺臺，不倦之意。臺音尾。〔五三〕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猶目見秋毫而不能自見睫毛也。

班超傳

范曄

錄後漢書。班超生於漢建武八年，卒於漢永元十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八八〇至一八一〇年。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

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二三}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二四}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二五}，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二六}。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今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二七}王廣德新攻破莎車^{二八}，遂雄張南道^{二九}，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三〇}，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三一}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

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三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

吏田慮先往降之。勅四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

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旣赴之，

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

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者五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六陳

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七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

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

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真，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

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真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

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八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

居九于真拘彌十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十一平諸國，乃上疏十二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真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

孫十三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

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四）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五）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六）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七）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八）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九）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一〇）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一一）假鼓吹幢麾（一二）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一三）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

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四）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古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四）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四）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四）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

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

它道厲度，〔書〕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書〕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書〕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書〕破白山，〔書〕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書〕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書〕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書〕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書〕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書〕狐死首丘，〔書〕代馬依風。〔書〕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齒殲，〔六〕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七〕但願生入玉門關。〔八〕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九〕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年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城，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一〇〕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一一〕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一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

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言〕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言〕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延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賙〔言〕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言〕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言〕寇三輔〔言〕，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言〕雄卒，子始嗣。尙〔言〕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帳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註解】

- 〔一〕平陵，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二〕徐，地名，在今安徽泗縣西北。〔三〕傅介子，漢武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武帝時鑿空開西，封博望侯。〔四〕祭酒，此處爲尊敬之詞。布衣，謂庶人也。諸生，謂學官弟子也，後亦稱生員爲諸生。〔五〕直，與值通。備作得錢曰值。〔六〕竇固，字孟孫，好覽書傳，喜兵法，拜奉車都尉，出禦羌胡，官至光祿勳，衛尉。〔七〕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八〕伊吾，地名，今新疆哈密縣。地爲匈奴呼衍王庭。〔九〕蒲類海，新疆鎮西縣城西北有池，曰蒲類海。〔一〇〕鄯善，國名，本名樓蘭，在今新疆塔羌縣地方。〔一一〕侍胡，服役之胡人也。〔一二〕曹輩也。〔一三〕裁與纒通。〔一四〕初夜，初更時也。〔一五〕秦制，以斬敵首加爵，一首加一級，故謂之首級。〔一六〕于賓，卽于闐，漢西域國名，在葱嶺之北，今新疆之和闐城也。〔一七〕莎車，西域國名，今新疆莎車縣。莎音囊。〔一八〕雄張，猶熾盛也。南道卽天山南路。北道卽大山北路。〔一九〕羈，音乖，又音瓜，羈馬，黃身而黑喙者。〔二〇〕讓，以辭相責也。〔二一〕龜茲，西域國名，今新疆庫車縣地。龜音鳩。〔二二〕疏勒，國名，今新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地。〔二三〕逆遣，預先遣派也。〔二四〕勅，與勅同，誡也。〔二五〕焉耆，西域國名，在新疆大裕勒都斯河之中央。〔二六〕都護，官名，漢置西域都護，都護諸國。〔二七〕姑墨，西域國名，在今新疆拜城縣。〔二八〕尉頭，西域國名，今新疆烏什縣地。〔二九〕康居，西域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三〇〕拘彌，西域國名，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三一〕叵，猶遂也。〔三二〕疏，條陳也，如奏疏。〔三三〕月氏，讀如肉支，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定都於河北，曰大月氏。其不能去者留故地，爲小月氏。烏孫亦國名，卽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三四〕谷吉，長安人，漢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鄴支單于侍子，爲鄴支所殺。〔三五〕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盟諸戎。〔三六〕鉛刀，以

鉛爲刀，言其鈍也。〔三七〕葱嶺，卽葱嶺，亞洲山脊，中國大山發脈處也。〔三八〕禽，通作擒。〔三九〕溫宿，西域國名，今新疆阿克蘇縣地。〔四〇〕弛刑，釋放之囚徒也。義從，自願從行之人也。〔四一〕將兵長史，官名。〔四二〕假，借也。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曰假。〔四三〕昆彌，漢西域烏孫王號。〔四四〕三至之讒，謂人言曾參殺人至於三次，其母亦疑之。〔四五〕啖，與啗同，音淡。以利餌人曰啖。〔四六〕須，待也。〔四七〕微，音邀，遮也。〔四八〕車師，西域國名，分爲前後二王，前王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後王治務塗谷，在今新疆孚遠縣地。〔四九〕符拔，獸名，形似麟而無角，師子，卽獅子。〔五〇〕譬，曉諭也。〔五一〕要，劫也，遮而留之也。〔五二〕危須，尉犂，皆西域國名，危須在今新疆焉耆縣地，尉犂在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之東，羅布泊以北之地。〔五三〕大人，謂酋豪也。〔五四〕厲，由帶以上爲厲，厲度，涉水而渡也。〔五五〕河西，泛指黃河以西之地。〔五六〕嬰，罹，遭也。〔五七〕右地，猶言要地也。〔五八〕白山，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山上通歲有雲，故曰白山。〔五九〕元元，人民也。〔六〇〕縣度，山名，在新疆皮山縣以西。〔六一〕司馬法，書名，古代言兵法之書。〔六二〕定遠，漢侯國名，在今陝西鎮巴縣。〔六三〕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六四〕狐死首丘，言狐死自正其首丘也。〔六五〕代，郡名，代馬依風，言代馬依於北風，懷故鄉也。〔六六〕殲，音尖，盡也。〔六七〕酒泉郡，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六八〕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四百五十里，陽關西北。〔六九〕夷，傷也，金夷，兵器所傷也。〔七〇〕勺，與勾同，音蓋，求也。〔七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見君乘老馬，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七二〕汔，其也，康，安也。〔七三〕趙母，戰國時趙括之母，趙秦構兵，括爲將，趙母懼括敗，請毋隨坐，衛姬，齊桓公之姬，衛侯之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貸，寬免也。〔七四〕校尉，官名，秩二千石，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

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

〔七五〕中黃門，宦官之稱。

〔七六〕囿，音敷衆切，贈死之物也。

〔七七〕戊巳校尉，官名，漢元帝置，鎮撫西域。

〔七八〕羌，西戎種族名。

〔七九〕三輔，地名，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今陝西關中道地。

〔八〇〕京兆尹，官名，爲管理京師

地方之長官。尹，言衆官之長也。

〔八一〕尙主，娶公主也。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曰尙。

鄭玄傳

范曄

錄後漢書。鄭玄生於漢永建二年，卒於建安五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七八五至一七一二年。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

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一〕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二〕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三〕深敬於玄，屢屢造門，〔四〕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五〕吳公，謁者僕射〔六〕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七〕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八〕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九〕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一〇〕乃避地徐州，徐州牧〔一一〕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一二〕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親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一三〕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一四〕公車再召，比牒併名，〔一五〕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一六〕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一七〕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

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三〇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妍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三一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三二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一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三三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三四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三五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三六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一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三七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三八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三九續經四〇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四〇〕 郝慮至御史大夫，〔四一〕 東萊王基，清河崔琰〔四二〕 著名於世。又樂安〔四三〕 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四四〕 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四五〕 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四六〕 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四七〕

【註解】

〔一〕北海，郡名，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之地。高密，地名，今山東高密縣地。〔二〕尙書僕射，官名，分領中央行政各部。

〔三〕鄉嗇夫，官名，掌一鄉之聽訟，收賦稅。

〔四〕京氏易，漢京房撰。公羊春秋，書名，公羊高所傳之春秋也。三統曆，曆法名，漢劉歆撰。

九章算術，亦稱九數，最古之算書，不著撰人名氏。

〔五〕東郡，前河北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皆其地。〔六〕涿郡，今河北涿縣地。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師事馬融，博通今古，剛毅有節，官至尙書。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著述甚富，爲世通儒。〔七〕圖緯，占

驗術數之書也。〔八〕東萊，郡名，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治掖，今山東掖縣治。〔九〕任城，今山東濟寧縣地。何休，字邵公，精研六經，世

儒無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詁，今傳於世。〔一〇〕北地，郡名，統甘肅靈寧夏慶陽二府地。太守，官名，秩二千石，郡府之長官。〔一一〕何

進，其女弟爲靈帝皇后，以發賊黨奸，封慎侯，何太后臨朝，進爲太傅，後以謀誅中官，反爲所害，辟，徵召也。〔一二〕幅巾，用縑全幅向後

襖髮，俗亦謂之襜頭。後漢末，王公名士皆以幅巾爲雅。〔一三〕河內，郡名，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趙商，字子聲，博學有秀

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一四〕袁隗，獻帝時爲太傅。從子紹術等討董卓，卓忿進誅隗，表，章奏之屬曰表。侍中，官名，分掌乘輿服物，

與中官俱止禁中。〔一五〕孔融，字文舉，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誅。〔一六〕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

造門，詣門也。〔一七〕廷尉，官名，掌刑獄。漢嘗更名大理，旋仍名廷尉，歷代因之。〔一八〕謁者，官名，掌賓贊，其長爲謁者僕射，又稱大

謁者。〔一九〕南山，在陝西商縣境。四皓有園公，夏黃公，甬里先生，綺里季，高帝時人，皆年高德劭者。〔二〇〕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

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二一〕董卓，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袁紹等起兵討卓，卓擁帝遷都入長安。

〔二二〕黃巾，後漢末之亂黨。青部，地名。〔二三〕牧，官名，州長也。〔二四〕捧手，捧手受教也。〔二五〕賢良方正，科舉之一。漢文帝始

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二六〕大將軍，武官名，後漢時位在三公上，率貴戚任之。三司，即三公，後漢時改大司

馬爲太尉，與司徒司空並稱三公，亦曰三司。〔二七〕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牒，官文書也。〔二八〕式，用也。序，列也。〔二九〕

傳家，謂家事傳於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三〇〕咨，嗟嘆聲。煢煢，孤獨貌。〔三一〕紘，音弗，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冕，古者大夫

以上之禮冠也。緒，事業也。此句言並未爲官。〔三二〕末，終也。〔三三〕袁紹，字本初，靈帝時爲佐軍校尉，帝崩，董卓議廢立，紹不從，出

奔冀州，起兵討卓，後據河北與曹操戰於官度，大敗，疾作而死。冀州，今河北山西二省，河南黃河以北，及遼寧遼河以西之地。官度，城名，

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三四〕汝南，郡名，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之地皆是。應劭，字中遠，官太山太守。太山即泰山郡，治博，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後治奉高，在該縣東北十七里。〔三五〕茂才，即秀才，漢始爲科目之稱。〔三六〕大司農，官名。漢九卿之一，掌錢穀之事。〔三七〕曹操，字孟德，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丞相，封魏王，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三八〕元城縣在今河北大名縣地。〔三九〕纒，音崔，喪服也。經，意盥，喪服所用麻也。〔四〇〕山陽，郡名，故治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四一〕御史大夫，漢官名，掌祕書，兼司糾察，其長曰御史大夫。〔四二〕清河，郡名，今河北東南，及山東西北皆其地。崔琰字季珪。〔四三〕樂安，郡名，治今山東惠民縣。〔四四〕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例。〔四五〕東京，後漢都洛陽，時人乃謂洛陽爲東京。〔四六〕王父，祖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四七〕范甯教授專崇鄉學也。

諸葛亮傳

陳壽

錄三國志蜀志。諸葛亮生於漢和光四年，卒於蜀建興十二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七三一至一六七八年。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其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問宛洛，將軍長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策，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

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權曰：「苟如君計，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新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琮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令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

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亮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殞崩，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貞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失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楊聲由斜谷道取郿，〔四〕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五〕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取祁山，〔六〕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七〕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八〕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才弱，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九〕圍陳倉，〔十〕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十一〕魏雍州刺史。〔十二〕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十三〕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咎，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十四〕師，馘〔十五〕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十六〕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除，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自挹〔十七〕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八〕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十九〕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照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壽〕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壽〕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

〔壽〕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壽〕佐危國，負阻不賓，〔壽〕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壽〕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方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戰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

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聯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師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其秋病卒，庶黎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維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

癸巳，平陽相臣陳壽上。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匹亞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註解】

〔一〕瑯琊，郡名，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陽都，在今山東沂水縣南。〔二〕丞，官名，副佐也。〔三〕從父，

伯父叔父之通稱。袁術，東漢汝陽人。〔四〕荊州，今湖南湖北及四川舊遵義重慶二府，貴州舊思南銅仁思州石阡等府，及廣西之全

縣，廣東之連縣，皆其地。〔五〕管仲，名夷吾，春秋時人，相齊桓公成霸業。樂毅，戰國燕昭王之卿，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伐齊，大勝，封昌

國君。〔六〕博陵，地名，今河北蠡縣。潁川，郡名，治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治。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俱與亮友善，先事劉備，曹操獲其母，遂

歸操，終身不爲設一謀。〔七〕先主，即劉備，字玄德，涿縣人。討黃巾賊起兵，得亮後，遂取荊州，定巴蜀，王漢中，即帝位於成都，國號漢。新

野即今河南新野縣。〔八〕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於四方也。〔九〕孫權，字仲謀，三國吳開國之帝。江東，謂長江以東之地。〔一〇〕

益州，今四川省地。〔一一〕宛，即今河南南陽縣治。洛，洛陽也。〔一二〕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皆蜀漢之名將，劉備之結義弟兄。

〔一三〕申生重耳，春秋時晉獻公之子。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狄，在外十九年，借秦之力歸晉，是爲晉文公。〔一四〕黃祖，爲

江夏太守，事劉表。後孫權攻祖，城陷，爲其下所殺。〔一五〕江夏，郡名，後漢置，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一六〕樊，在今湖北襄陽縣北。

即樊城。「一七」夏口，在今湖北武昌縣西黃鶴山上，孫權所築，非江北之夏口。「二八」柴桑，地名，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二十

里。「一九」劉備曾爲豫州牧，故尊稱之曰劉豫州。「二〇」長坂，地名，在湖北當陽縣東北。「二一」言強弩足以破堅，然至其力將

盡，則雖薄如魯縞，亦不能入魯縞，山東綢也。「二二」懸，挫也。「二三」赤壁，山名，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二四」鄴，漢縣名，在今

河南臨漳縣境。「二五」零陵，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二里。桂陽，今湖南彬縣。長沙郡，地域包今湖南全省，治今長沙縣。「二六」建

安，後漢獻帝年號。「二七」葭萌，縣名，在今四川昭化縣東南五十里。「二八」沂，與溯同，逆流而上曰沂。「二九」喁喁，衆人向慕之

義。「三〇」策，書也，古命官授爵皆用策書爲符信。丞相，官名，掌丞天子，助理萬幾。「三一」節，符節也。假節謂持節也。「三二」章武，

蜀漢昭烈帝劉備之年號。「三三」永安，卽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三四」建興，蜀漢後主禪之年號。「三五」漢中，郡名，今陝

西南鄭縣其舊治也。「三六」陟，進用曰陟。臧否，猶言可否也。「三七」南陽，郡名，湖北舊襄陽府之地。「三八」灑，水名，灑水卽鴉鵲

江之下流，在今四川西昌縣之西。「三九」諮，詢問也。「四〇」沔陽，故城在今陝西沔縣。「四一」楊聲，蜀漢將。斜谷，陝西終南山

之谷也。在郡縣西南。「四二」趙雲，鄧芝，皆蜀漢之名將。箕谷，地名，在今陝西褒城縣北。「四三」祁山，在甘肅西和縣西北。「四四」

南安郡統甘肅舊鞏昌府之地。天水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安定郡，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四五」街亭，卽街泉亭，

地名，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四六」散關，亦曰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之要道。「四七」陳倉，縣名，故城在今陝西

寶雞縣東。「四八」武都，郡名，治武都，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陰平，郡名，治今甘肅文縣西北之地。「四九」雍州，今陝甘二省，及青海

額濟納之地皆是。治長安。刺史，官名，漢置部刺史，督察郡國，魏晉於要州以都督兼之，其權益重，隋以州統縣，刺史遂爲太守之互名，唐

- 因之，元明後廢。〔五〇〕建威城在今甘肅成縣西北。〔五一〕耀，與耀同。〔五二〕馘，音輻，截耳也，凡殺敵而獻其左耳曰馘。〔五三〕氏，西戎也。〔五四〕挹，與抑通，退也。〔五五〕木牛流馬，乃諸葛亮所發明，用以運糧者。〔五六〕五丈原，地名，在今陝西郿縣西南，渭水南原也。司馬宣王，卽懿，魏溫縣人，字仲達，屢率師與亮相拒，故亮不得志於中原，孫炎代魏，追尊爲宣帝。渭南，渭水之南也。〔五七〕定軍山，在今陝西沔縣東南。〔五八〕八荒，八方之荒遠處也。〔五九〕伊周，謂商周賢臣伊尹周公也。〔六〇〕謚，人死將葬，諒列其行，而爲之立號以易名也。諡法始於周，秦廢之，漢時仍復舊，以至於清末。〔六一〕連弩，弩之可以連發數矢或數十矢者。〔六二〕景耀，蜀漢後主年號。〔六三〕長水，在陝西藍田縣西北，流經長安東南。長水校尉，官名，掌長水胡騎。〔六四〕陳壽，晉安漢人，字承祚，少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六五〕著作郎，官名，晉屬祕書，專掌國史。〔六六〕侍中，官名，晉時爲門下省之長官。中書監，官名，掌機密。荀勗，晉穎陰人，字公曾，善解音聲，官至尙書令。〔六七〕中書令，官名，與中書監同屬中書省，掌機要。和嶠，晉西平人，字長輿，少有盛名，惠帝時拜太子太傅。〔六八〕毗，音琵琶也。〔六九〕負恃也。賓服也。負阻不賓，言恃其阻險而不賓服也。〔七〇〕恥善有遺，以有被遺不錄之善言爲恥也。〔七一〕龍驤虎視，謂志氣高遠也。〔七二〕苞與包通。〔七三〕戢，息也。〔七四〕侔，音謀，均也，相當也。〔七五〕蕭何，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論功第一。薦韓信，拜以爲大將，武功最著。〔七六〕管仲，春秋時齊桓公之良相，薦王子城父爲將。〔七七〕陵遲，猶言廢墜也。〔七八〕青龍，三國魏明帝之年號。〔七九〕梁益，卽梁州益州。梁州今陝西之漢中道及四川省是。蜀漢置梁州於漢中。〔八〇〕甘棠，詩篇名。召公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因賦此詩。〔八一〕子產，春秋鄭大夫公孫僑之字也。爲政寬以繼猛，猛以繼寬，孔子稱之爲惠人，鄭人歌之。〔八二〕

咎，與皋通。繇音遙，與陶同。咎繇卽皋陶。皋俗作臯。臯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八三」謨，議謀也，猶言計策。此指皋陶謨，爲尙書之一篇名。「八四」誥，告也，上告下曰誥。誥，告誡之文也。此指大誥，屬尙書。「八五」泰始，晉武帝年號。

王猛傳

房玄齡等

錄晉書。王猛生於晉太寧三年，卒於晉寧康三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一五八七至一五三七年。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行，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偉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一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

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一〕多枋頭〔二〕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前除奸猾，始殺一姦，餘尙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三〕法者，敢不甘心鼎鑊〔四〕以謝孤負〔五〕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六〕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尙書左丞〔七〕咸陽內史〔八〕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尙書〔九〕太子詹事〔一〇〕又遷尙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尙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一一〕寶白衣〔一二〕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尙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一三〕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一四〕錄尙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一五〕軍禁嚴明，師無私狎。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一六〕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一七〕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留鎮冀州〔一八〕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一九〕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僮俛

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盤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泰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唎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

使上無過授晉書之謗，臣蒙覆燾晉書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幾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晉書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

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註解】

- 〔一〕刺，縣名，在今山東壽光縣東南。〔二〕魏郡，治鄴，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四十里。〔三〕舂，音本，盛土之器，以草索爲之。
- 〔四〕嵩高山，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五〕華陰山，蓋在今陝西境內。〔六〕桓溫，字元子，伐蜀有功，進位征西大將軍，權傾內外，廢帝而立簡文帝，但終不得受禪。〔七〕被，衣也。褐，毛布也。〔八〕灞水，源出陝西藍田縣東，西北經長安，過灞橋，與灃水合，北流注於渭。
- 〔九〕苻堅，西戎酋長苻洪之子，博學多才，有經濟大志，晉升平中僭號大秦天王，以王猛輔政，國政修明，五胡中最稱強盛。
- 〔一〇〕始平，漢平陵縣，苻秦遷於茂陵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一一〕枋頭，地名，在今河南濟縣西南八十里，卽今之淇門渡。
- 〔一二〕軌，與究通，奸也。〔一三〕鼎鑊，鼎之大而無足者，古刑之酷虐者，置罪人於鼎鑊中烹之。〔一四〕孤負，俗誤作辜負。〔一五〕夷吾，謂管仲也。仲字夷吾。〔一六〕尙書左丞，官名，尙書之佐貳也。〔一七〕咸陽，郡名，苻秦置，卽今陝西涇陽縣治。內史，官名，卽郡長。
- 〔一八〕吏部，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敍階黜陟之政。吏部尙書，吏部之長官也。〔一九〕太子詹事，官名，總東宮內外庶務。
- 〔二〇〕甘松，地名，故治在今青海東南境。護軍，武官名。〔二一〕白衣，古未仕者著白衣。〔二二〕散騎常侍，官名，爲顯職，出入禁中，常侍左右。〔二三〕司徒，官名，掌以禮教導名，爲三公之一。〔二四〕慕容暉，稱帝，國號燕，爲苻堅所敗，被執，後被殺。〔二五〕燕，晉時十六國之一，有今遼寧山東河南山西之地，都於鄴。〔二六〕清河郡，故治在今河北清河縣境。〔二七〕冀州，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前秦時治鄴。〔二八〕守宰，授訖二句言各官任猛除授也。〔二九〕僂，僂與黽勉同。〔三〇〕負乘，言從征伐也。〔三一〕八表，八方之外也。〔三二〕東夏，在今河南商丘縣。〔三三〕徐州，今蘇皖魯交界之地皆是。方州，今江蘇江

北之地。〔三四〕淮汝，皆州名，地在淮汝二水流域。〔三五〕螭，舊說似龍而黃，無角，蟠伏也。螭蟠布衣，言穩伏於庶人中也。〔三六〕

考槃，詩衛風篇名，美賢者隱處澗谷之詞。〔三七〕殷高宗因夢求傳說於傅巖之野，而以為相，故云。〔三八〕姜公，即呂尙。周文王將

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豸，非熊非羆，所獲者霸王之輔。果遇尙於渭水之陽，立為師。佐武王伐紂，有天下。〔三九〕紀，十二年為一紀。

〔四〇〕釐，定也。百揆，謂無所不總持者。〔四一〕彝倫，倫常也。敘，定也。〔四二〕乾象，天象也。后，君也。則，效法也。〔四三〕鄭武，即鄭武

公寤生，周鄭桓公子，在位二十七年卒，輔也。〔四四〕仍世，猶言累代也。〔四五〕監，與鑑通。殷監，為以前事為鑑誡也。〔四六〕炯

戒，明澈之警戒也。〔四七〕鼎宰，謂宰輔也。〔四八〕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四九〕

休，美善也。對揚休命，言答君之休命而宣揚其意於眾也。〔五〇〕千秋，姓田，漢人。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千秋訟太子寃，武帝感悟，

拜為大鴻臚，數月遂為相，封富民侯。〔五一〕呀，音矧。笑不壞顏曰呀。〔五二〕秦，即苻秦。〔五三〕戰國時，東野稷以御見衛莊公，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勿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五四〕過授，言授官過當也。〔五五〕覆燾，天也。〔五六〕尸素，猶尸位素餐，言居位不事事也。〔五

七〕庶績咸熙，言眾多功業皆廣大也。〔五八〕升平，言進於太平之世也。亦作昇平。〔五九〕夙夜，猶朝夕也。匪懈，不懈也。〔六〇〕

廣平，故城在今河北雞澤縣東二十里。〔六一〕關右，謂函谷關之右，今陝西甘肅二省是也。〔六二〕發遣，謂遣之使行也。〔六三〕

睚眦，張目忤視也。眦同眦。〔六四〕少，短也。瞽人曰少之。〔六五〕正朔，正月一日也。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

建子。漢武帝以後改用夏正，以迄於清。〔六六〕東園溫明祕器，棺也。其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並

蓋之。

中國人物傳選

一九六

杜甫傳

宋 祁

錄新唐書。杜甫生於唐先天元年，卒於唐大歷五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二〇〇至一一四二年。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爲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

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駭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糶饑，○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註解】

「一」吳越齊趙，即今江浙魯冀等省之地。「二」李邕，唐江都人，玄宗時爲北海太守，才藝擅名天下，爲人剛毅激烈，後爲李林甫所害。「三」進士，唐制，應舉者曰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四」朝獻，祭祀之專名。皇帝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於南郊。「五」待制，官名。唐制，文官六品以上輪日待制，以備顧問。「六」尉，官名。典獄及捕盜之官多稱尉，義取除奸安民也。「七」右衛率，官名。唐時爲太子十率之首，主宿衛徵巡斥候之事，其屬有冑曹參軍等。「八」杜恕，三國時魏人。杜預，晉人，恕之子。預博學多通，官拜鎮南大將軍，封當陽縣侯。「九」杜審言，唐朝人，舉進士，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有詩集行世。「一〇」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長於詞賦。枚舉，漢枚乘之子，善賦頌，又極敏捷。「一一」三川，唐以劍南東西及山南西道爲三川。「一二」鄜州，治洛交，即今陝西鄜縣治。羸，音縶。羸服，衣服破敝也。行在，天子巡幸所居曰行在。「一三」鳳翔，府名，治今陝西鳳翔縣。「一四」拾遺，官名。唐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救人主言行之遺失。「一五」房瑄，唐河南人，字次律。長才博學，官至宰相，自請將兵討賊，遇賊於陳濬斜，大敗，詣行在請罪，帝宥之。布衣交，謂貧時故交也。「一六」陳濬斜，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一七」三司，理獄之官。唐時侍御史，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同理訴訟，各值一日，謂之三司受事。事之大者，則詔下刑部御史臺及大理寺同案之，謂之三司推事。雜問，合審也。「一八」張鎰，唐博州人，字從周。二期至宰相，居身廉潔，議論持大體，人咸稱之。「一九」𧣾，俗𧣾字，音𧣾，挫也。敗北曰𧣾。「二〇」訐激，亢激而無所容隱也。「二一」糶糶，貧困也。

薊古艱字。〔二二〕華州，即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官名，唐州之佐吏。在府則曰功曹參軍。〔二三〕秦州，治成紀，即今甘肅天水縣治。

〔二四〕劍南，道名，今四川劍閣以南，大江以北，及甘肅蟠冢山以南之地。治成都。〔二五〕嚴武，字季鷹，幼豪爽，嘗椎殺父妾，官劍南

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封鄜國公。節度，官名，唐置節度使，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二六〕參謀檢校，唐節度使之屬官。員外郎，官名，始

於隋，唐以後以迄明清，各部皆有員外郎。〔二七〕褊，心急也。〔二八〕梓州，地名，故治在今四川三台縣。〔二九〕夔，州名，故治在今

四川奉節縣。〔三〇〕昔，夜也。一昔猶言一夜。〔三一〕李白，字太白，蜀人，天才英特，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詩宗。〔三二〕高

適，渤海人，字達夫。年五十始爲詩，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汴州，故治在今河南開封縣北。〔三三〕吹臺，在今河南開封縣

東南。〔三四〕橈，弱也。〔三五〕宋之間，沈佺期皆工詩。魏建安後，詩律屢變，至宋沈，皆靡麗如錦繡，爲中唐名家。〔三六〕浚，俗沿字。

〔三七〕沾丐，謂受其餘潤也。〔三八〕元稹，唐河南人，字微之。善爲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和體。

韓愈傳

宋 祁

錄新唐書。韓愈生於唐大歷三年，卒於唐長慶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一四四至一〇八八年。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請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辜，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大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罷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噍，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釀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樽楹侏儒，椳闈居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

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粟四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四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四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四「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四轉考功，四知制誥，四進中書舍人。四」

初，憲宗將平蔡，四命御史中丞裴度四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

鬻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

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五〕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求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六〕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七〕之罪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八〕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九〕刺史旣至潮，以表哀

謝曰：「臣以狂妄蠢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一〇）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一一）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一二）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一三）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

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
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卷〕刺史。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
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迺〔卷〕山澤，罔繩擗刃，〔卷〕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
害者，驅而除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
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卷〕，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卷〕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卷〕，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
鹿，暨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視視，〔卷〕
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
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
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

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可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迫，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俚混井。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汜，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註解】

〔一〕鄧州，故治在今河南鄧縣外城東南隅。南陽在今河南南陽縣。

〔二〕安定，地名，後魏置，當在河南境內。

〔三〕祕書郎，

- 官名，掌圖書之官。〔四〕嶺表，五嶺之表，卽嶺南也。今稱粵中爲嶺南。〔五〕董晉，唐處鄉人，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師，後拜汝州刺史，謙愿簡儉，事多循仍，故軍粗安。〔六〕觀察推官，官名，爲觀察使之僚屬。後各州府亦有推官。〔七〕武寧節度使，治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治。張建封，唐南陽人。德宗時拜武寧節度使，甚得帝之信用。〔八〕後魏於四門建學，置四門博士，掌教授，唐因之。〔九〕監察御史，官名，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職，務繁雜，歷代因之。〔一〇〕宮市，於宮內爲市肆也。始於漢靈帝。唐德宗於宮內爲市肆，以宦官主之，宦官取物都市，酬以賤值，人不堪其擾。〔一一〕陽山，縣名，在今廣東陽山縣南二里。〔一二〕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治。法曹，法官也。法曹司法，參軍事。〔一三〕元和，唐憲宗年號。國子博士，官名，爲掌教之官。〔一四〕都官，官名，掌軍事刑獄。〔一五〕河南，今洛陽縣治。〔一六〕職方員外郎，官名，屬兵部。〔一七〕華陰，故治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南。〔一八〕房州，故治在今湖北竹山縣。司馬，官名，唐制，各州皆置司馬一人。〔一九〕封溪，地名。〔二〇〕酸，鄉里之俊也。〔二一〕庸，用也。〔二二〕噓，古文吟字。〔二三〕砭，音窟，砭砭，勞苦健作也。〔二四〕補苴，猶彌縫也。罅，裂也。張皇，張大也。眇，與妙同。〔二五〕醲郁，味濃厚也。〔二六〕姚姒，謂虞舜與夏禹也。舜生於姚墟，後因爲氏，禹爲姒姓。〔二七〕周誥，商盤皆尚書之一部。佶屈聱牙，言文字艱澀不易讀也。〔二八〕葩，讀如巴，華也。〔二九〕跋，逾越也。躓，礙也。跋前躓後，言進退不得自由也。〔三〇〕元，俗兂字，閒散也。〔三一〕菜，音茫，棟梁也。〔三二〕桷，椽之方者曰桷。〔三三〕櫺，柱上方木也。侏儒，梁上短柱也。〔三四〕樞，門樞也。闔，音門，中所豎木也。楔，音屑，門兩旁木柱也。〔三五〕玉札，丹砂，皆藥名。玉札卽地榆，丹砂卽硃砂。〔三六〕赤箭，草名，其根可入藥，謂之天麻。芝，菌類，一名芝，又名紫芝。〔三七〕牛溲，卽牛遺，車前草之別名，其子入藥。馬勃，菌類，碾末可作藥。〔三八〕紆餘，言曲而曠也。〔三九〕卓犖，超絕也。

〔四〇〕荀卿，戰國時越人，名況，詳見本傳。〔四一〕繇，與由同。〔四二〕稟，賜穀也。〔四三〕庠，音卑，下也。〔四四〕杙，音弋，小木橋也。楹，堂室間四經柱之前二者。〔四五〕昌陽，卽菖蒲，其根可入藥。菘苔卽豬苓，菌類，可入藥。久服菖蒲可延年，而菘苔則否。〔四六〕修撰，官名。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四七〕考功，官名，吏部之屬司，掌考察內外百官。〔四八〕制誥，天子之詔令也。知制誥，官名，唐中書省有知制誥一人，專掌內命，典司綸誥。〔四九〕中書舍人，官名，屬中書省。中書省總理國內政事。〔五〇〕蔡州，名，今河南汝陽縣治。〔五一〕御史中丞，官名。唐以中丞爲御史臺之率，專彈劾之任。裴度，唐聞喜人，字中立。淮蔡作亂，度督師討平之，擒吳元濟，功封晉國公。〔五二〕太子右庶子，官名。〔五三〕遽，助詞，猶遂也。行軍司馬，官名，節度使之僚屬。〔五四〕膜頰，長跪而頌也。〔五五〕昇，音余，共舉也，今謂扛拾曰昇。大內，天子所居曰大內。〔五六〕桃茱，謂編桃爲帶，以被除不祥也。〔五七〕訐，充直而忤逆也。〔五八〕爭與諍通。〔五九〕潮州，地名，今廣東潮安縣治。〔六〇〕魑魅，謂山林異氣爲人害者。〔六一〕太山卽泰山。於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曰封。〔六二〕尅，同剌，勝也。〔六三〕嬰釁，謂爲瑕隙所榮絆也。〔六四〕袁州，故治卽今江西宜春縣。〔六五〕沔，肅清也。〔六六〕罔，與網同。擗刃，刺取鱉蟹之刀也。〔六七〕涵淹，潛伏也。〔六八〕掄，亦作掩。揚州，古九州之一，卽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之地。〔六九〕睥，音卑。睥然，目大而出之貌。〔七〇〕沁沁，小心恐懼之意。睥睨，小視貌。〔七一〕鎮州，唐置，今河北正定縣治。鎮州爲成德軍治。〔七二〕田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王廷湊構煽其衆殺之，自稱留後，穆宗赦之，授成德軍節度使。〔七三〕甲士，兵士也，以其帶甲故稱甲士。〔七四〕先太師指王武俊。德宗時，朱滔與王武俊等僭立國號，李抱真使客說之，武俊乃去王號，合兵擊滔，滔大敗走。〔七五〕田弘正從父承嗣爲博貝等州節度使，承嗣曾孫懷諫襲節度，年幼，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時弘正爲兵馬使，衆迎弘正殺士則，而

以魏博相衛貝澶六州之地獻歸朝廷。「七六」劉悟以殺叛將李師道有功，拜義成節度使。李祐官至右龍武統軍。「七七」神策軍，唐天子禁軍之稱。牛元翼，穆宗時爲深冀節度使，王廷湊叛，以兵圍元濟，後赦廷濟，以深州賜之，徙元翼山南東道。「七八」臺參，臺謂御史，參謂糾劾也。「七九」服，喪服也。朞，與期同，一年曰期。「八〇」孟郊，唐武康人，字東野，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典，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張籍，唐烏江人，字文昌，韓愈薦爲國子博士，爲詩長於樂府。「八一」繩，古繩字。繩俚混井，謂俗文充斥也。「八二」剗，削也。樸，治木謂之樸。反樸，謂其太初也。「八三」驚，奔馳也。「八四」淳，清也。樸也。「八五」媮，晉偷，巧黠也。「八六」汔與途通。「八七」聆，音夾，顛蹶也。「八八」楊墨，謂楊朱與墨翟也。楊朱倡爲我之說，墨翟倡兼愛之說，於儒教並爲異端。

韓琦傳

脫 脫等

錄宋史。韓琦生於宋大中祥符元年，卒於宋熙寧八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九〇四至八三七年。

韓琦，字雅圭，涇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選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銜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願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冤，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

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沔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士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揀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

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旣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蠶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楹，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旣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懼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四）、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四）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四）喪，議起知宗正。（四）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四）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卽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四）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

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卽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

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倂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

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
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
琦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
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
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叛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

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善〕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於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令，〔善〕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尙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善〕蓋貴之也。

琦蚤〔善〕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善〕政事比姚崇，〔善〕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國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

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六〕久，遼〔七〕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勳，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尙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九〕終瀛海軍承宣使。〔一〇〕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一一〕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註解】

〔一〕相州安陽卽今河南安陽縣治。

〔二〕太史，官名，掌天文及國史。

〔三〕將作監丞，官名，掌營造宮室。

〔四〕通判，官名。

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淄州卽今山東淄川縣治。

〔五〕左藏，國庫也。宋初諸州

賁賦均輸左藏。〔六〕莞，音管。莞庫，藏庫也。〔七〕內臣，謂禁內親近之臣也，世以爲宦官之稱。〔八〕綱，貨物之結幫同行者曰綱。宋時賁賦皆綱運至京。〔九〕三司，宋理財之官，卽鹽鐵度支部三司也。判官，官名，判理公事。〔一〇〕右司諫，官名，宋置，司諫之職。

〔一一〕參知政事，官名，爲宰相之副貳。中書省之長官亦稱宰相。

〔一二〕趙元昊，卽李彝冑，宋賜姓趙氏，性雄毅多大略，寶元初僭號，都興州，據有河內外列郡二十二，宋將福葛懷敏征之，大敗，後元昊乞和，封爲夏國公，仍帝西夏國中，在位十七年卒。〔一三〕宋

置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號曰二府，有樞密使副使等官。又宋制，學士資淺者爲直院，曰直學士。〔一四〕鎮戎州，宋置鎮

戎軍，故治在今甘肅固原縣。〔一五〕鄜延，在今陝西膚施縣。涇原，在今甘肅鎮原縣。〔一六〕懷遠城，當在甘肅舊平涼府境。德勝砦

當在甘肅東境。〔一七〕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隆德縣東。〔一八〕秦州，宋治成紀，今甘肅天水縣。〔一九〕宋慶曆初分陝西

爲鄜延，涇原，環慶，秦鳳四路。秦鳳路治秦州。〔二〇〕范仲淹，宋吳縣人，字希文，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二一〕涇州，

故治在今甘肅涇川縣。〔二二〕蕭關，爲關中四關之一，在今甘肅固原縣東南。鳴沙，故城在今寧夏中衛縣東。〔二三〕橫山，地名，今

陝西橫山縣。〔二四〕富弼，河南人，字彥國，再使契丹，力拒割地，辯和戰之利害，使南北之民，不見兵革者數十年。還拜樞密副使，與文

彥博並相，後封鄭國公。〔二五〕跋與企，同。〔二六〕水洛，地名，故城在今甘肅莊浪縣東南。陽三水，洛二川之間，爭水洛，謂爭論水

洛，應否築城也。〔二七〕揚州，今江蘇江都縣治。〔二八〕鄆州，今山東鄆城縣治。〔二九〕定州，宋升爲中山府，卽今河北定縣治。

〔三〇〕大學士，官名。宋昭文館，集賢殿等大學士皆以宰相領之。〔三一〕狃，習也。貝州，故治卽今河北清河縣。〔三二〕廩，給也。

〔三三〕三陣，一天陣，二地陣，三人陣。唐員半千曰：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舉三軍

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三四〕保州，故治即今河北清苑縣。〔三五〕并州，宋治曲陽，即今山西曲陽縣治。〔三六〕承受，官名。宋宣和中百司庶府皆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之。中貴即中官，內臣之貴幸者。〔三七〕潘美，宋大名人。以軍功累官忠武節度使，封韓國公。〔三八〕鈔，侵略也。〔三九〕忻，即今山西忻縣。代即今山西代縣。寧化在今山西寧武縣西南。〔四〇〕三司使，官名，總鹽鐵度支戶部三司，時人號曰計相。〔四一〕唐宋以中書尙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他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二〕包拯，宋合肥人，字希仁。仁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歷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四三〕後宮，謂宮中嬪妃所居也。就館，言生子也。〔四四〕濮王，英宗之父，名曙。〔四五〕宗正，官名，掌皇族之事，皆以皇族任之。〔四六〕山陵使，官名，掌天子墳塚事。〔四七〕垂簾聽政，謂太后臨朝垂簾聽政也。〔四八〕大順城，在今甘肅慶陽縣北一百五十里。〔四九〕文彥博，宋介休人，字寬夫。累仕四朝，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名聞四夷。〔五〇〕寶元康定，皆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稱西夏帝。〔五一〕諒祚，元昊子，在位二十年，旋叛旋服。〔五二〕建儲，立太子也。〔五三〕司空，三公之一，掌水土之事。〔五四〕押班，官名。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有押班，後隨省改易其名號。〔五五〕陵，塚也。永厚陵乃宋英宗塚。復土，謂掘穴下棺，而以土復也。〔五六〕鎮安，治今廣西天保縣。武勝，故治在今四川武勝縣。〔五七〕祕閣，宋太宗建，爲藏書之處。校理，官名，司校勘書籍。〔五八〕种諤，以父知青澗城，便宜招降西夏將蒐名山，遂將驅追擊敗敵，城綏州，言者劾其專擅，貶秩，尋復官。綏州，今陝西綏德縣。〔五九〕倂，始也。〔六〇〕永興軍，亦曰京兆府。〔六一〕赤族，一族被殺盡也。〔六二〕大名府，宋建爲北京，即今河北大名縣治。〔六三〕常平使者，散青苗錢之官。王安石創青苗法，官預出錢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亦稱青

苗錢。〔六四〕坊郭，城區以內及其附近也。〔六五〕條例司，官名，宋熙寧三年設，逾年即罷，專以制置三司之條例。〔六六〕沮，止也。〔六七〕燕，今河北省地。〔六八〕吐蕃國，即今西藏地。熙河，即今甘肅狄道縣。〔六九〕西山，當在甘肅武威縣西二十里。〔七〇〕
勑同創。保甲法，王安石所創，十家爲保，有保長，五保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爲保丁者，許自蓄弓箭，共習武藝。
〔七一〕報聘，答鄰國之聘問也。〔七二〕摠，舒也。〔七三〕尙書令，官名。宋以尙書令爲贈官，不實授。〔七四〕師保，謂太師及太保，皆官名。太師爲三公之最尊者，太保爲三公之一。〔七五〕蚤同早。〔七六〕周勃，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七七〕姚崇，唐硤石人，字元之，玄宗時爲宰相，封梁國公。〔七八〕魏都，今河北大名縣。〔七九〕遼，先名契丹，後改爲遼，其境域東至日本海，西及天山，包有內外蒙古，及河北山西之北境，傳九帝二百年，爲金所滅。〔八〇〕右贊善大夫，官名，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八一〕駙馬都尉，官名，尙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人因稱主婿爲駙馬。〔八二〕承宣使，官名，宋置。瀛海軍承宣使治今河北河間縣。〔八三〕紳，大帶也。笏，一名手版，朝見時所執者。垂紳正笏，言儀態端正也。

歐陽修傳

脫 脫等

錄宋史。歐陽修生於宋景德四年，卒於宋熙寧五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九〇八至八四〇年。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烈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